

死

的

宴

會

吳克敏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發行

死的宴會

每冊實價銀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不准翻印

著 作 者 吳 克 家

出 版 者 中國出版合作社

發 行 者 中國出版合作社

總經售處 作者書社  
上海四馬路

代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 死的宴會

### 寫在書前——代序

我生來就非常懶惰，而尤其是這一二年來，我的懶惰的劣根性，竟如我的年齡一樣，與歲俱增；這使我受到許多人的勸戒和痛斥！

現在環境不容我再有一刻兒的懶惰了！自己的需求的慾望，更迫令我非有振作一下不可了！

死的宴會，是我從劉夏到上海來後的二三天裏，在我的舊皮包裏尋出來的舊作。但舊作是篇獨幕劇；而且中間有許多草率的地方留着待改的也還沒有改過。我覺得這篇東西把劇本來表演，不及拿小說來描寫的清**楚**；因為在寫一個獨幕劇本的時候，往往對於劇中人當時的內心的感覺及思想不能透澈一點或詳細地描寫；而且一個獨幕劇的劇本，隨你說出許多的話，及做出許多的動作，總只能表演出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的情：劇

本所表演的範圍太狹窄了。所以我把這篇東要改爲小說；更把原來的劇本名字「夢的歸東」改作死的宴會。

其餘的二個短篇，都是在一個月裏新產出來的小東西。對於它們，我不想要說什麼話。

據說，我的塔畔及秋天的黑雲，都已第三版出書了，我的處女作的痛苦的回憶，也在開始印第四版了，我真不知我將怎樣描寫我的欣喜呢？但，一方面我却非常虛心——是人家騙我？還是我騙了人家？

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在許莊

本書的封面，是青年藝術家劉獅君的作品。當我請他作畫的時候，恰當他開個人展覽會的時候，他爲此特地在萬分忙碌中抽空間出來使我完成了我的願望，我非常感激。

# 目 錄

阿翠姐的貞操

迷途中

死的宴會

打劫

## 阿翠姐的貞操

一個名叫阿翠姐的女人，年紀很輕，只十六歲。她的名字是嫁前被她的父母叫出的；嫁後，人家都用她的男人的名字再在後面加上一個「嫂」字，稱她做「虎生嫂」。她第一次被這樣稱呼的時候，她覺得非常的羞澀；因為這很容易的使她明白自己已是一個男人所有的東西了。但後來她慣聽了，也就漸漸不以爲意起來。有人叫她「虎生嫂」的時候，她就很自然地回答：「噯！」或是「什麼事？」

她有兩個水汪汪的眼，眼白和眼黑特別分明

，不大不小，很適當的嵌在兩根弓形的細長的黑眉毛底下。她更有一張小小的嘴，嘴唇時常很容易蹶起來，嘴邊就顯出二個很深的酒窩。上面這些東西，把她的頭造成像一朵正盛放着的玫瑰。她更有二個寬闊的肩頭，樣子很好看的背，細的腰，肥大的臀（這正與她的高高的胸部相映成趣：一個凸在前面，一個後面凸着），臀部以下，就慢慢的由粗而細下去了。

無論誰見了，大概都讚她一聲美的吧？腦筋靈一點的人，或者會稱她是「鄉下西施」；新思想的人也許就稱她「皇后」了。

稱虎生嫂做皇后，其實比稱學校裏的小姑娘做皇后，要實在得多。爲何呢？學校裏的皇后，大概多是未出閣的小姐們；虎生嫂（其實便是這名字就足夠表示她是一個屬於一個名字叫虎生的男人的女人了）雖然她的年齡還在小姑娘的時代

，可是鄉間早婚的風氣，已把她變成一個婦人了；而且他的男人是個「兵老爺」——她時常心裏這樣稱呼他——只要他們倆的命運好，他就不難由「兵老爺」而師長，而總司令，而「知縣老爺」，宰相；既做了宰相，倘使他倆的命運再好一點，他就不難做個皇帝了！他做了皇帝，她還不是皇后嗎！？

說「稱虎生嫂做皇后，其實比稱學校裏的小姑娘做皇后，要實在得多，」就是這個道理。還有，皇后這名字，顧名思義，是妻因為夫做了皇帝而被尊敬的稱呼；所以皇后一定是個婦人，她的男人又一定是個皇帝；倘使一個女子以美麗的相貌或偉大的事業而被給以至上之尊號，只可稱做「女皇帝」。這樣，就使一個未出閨的女子也可當這個尊稱，因為皇帝不喜歡異性，儘可獨身，閒人不得干涉。——雖然世界上這樣的皇帝從來



未曾有過。

但是這些卻是胡亂之談；當現在這個革命的年頭，這種狗屁的尊稱都應該打倒！

然而，住在九家村裏的男女，都很注意到虎生嫂和虎生。男人們羨慕中帶着妒嫉的在背後談論着虎生；婦人們聽了他們丈夫的話，就同樣的議論着虎生嫂。他們和她們的談論，有時也會發生衝突，但說：「世間的幸福被他們兩人統統佔去了！」這句話總博得大家的同情，一致的不發生別的意見。

但，這又有誰得料到的呢？在羨慕，妒嫉，詛咒的包圍中，世界上竟會有一對恩愛的男女被硬生生的拆散的慘劇！

這事情發生在他倆結合後第十八天的早上——這是一個永遠深刻在他倆的心板上不會磨滅的日子——外面來了幾個虎生嫂所不認識的兵

老爺，一道命令說：已經開火了！虎生嫂就眼看着虎生背上鎗，跟着他們跑了，連拖也不敢拖一把。事後，虎生嫂哭得眼像胡桃。

虎生雖只有十九歲，但當了二年兵的經驗，使他成一個剛毅，勇敢的青年；而一半還是因為他是個北方人。他經過好幾次恐怖的戰爭，眼看鎗彈貫穿他的同伍者的腦殼；親自在肉搏時拿亮晃晃的刺刀插進敵人的胸口，血像火花一般的從敵人胸口裏飛濺出來，而後這敵人像板門那樣倒下地去；他看了以為得意，因為當時他所看見的敵人不是個人，是兇狠的老虎或是獅子，他不去殺害他們，他就將受他們的殺害，多殺害他們一個，自己的生命就得多一點保全的希望。戰場上個個人是這樣想，所以戰場上的死屍時常堆得像小山，戰場裏的血流得像小江；這是很自然的結局。活的人得隨意在死的衣袋裏尋找銀錢，鈔票

，運氣好，可以發注橫財，至少也把別人的錢裝到自己袋裏來；這在戰前足鼓起勇氣，戰後得些安慰——死了，倒也糊糊塗塗，或者陰間比陽間好過。

虎生還記得，有一次，在戰爭的時候，他的一個同伴，肩上中了鎗彈，拚命的喊着痛，看去像是很悽慘的模樣；虎生一時惻隱之心大動，便拿起鎗來照準他的腦門，放了一響，這人就一動不動的直躺着，聲音也沒有了。虎生摸摸這死者的衣袋裏，摸出了一大疊鈔票；他想橫豎人死了用不到鈔票，讓別人拿去也很可惜，何不就自己藏起來？後來虎生每逢想起了這事，良心上就像得了什麼安慰似的說不出的好過——因為他曾經做過這樣一件功德。

可是，這一次虎生在鎗聲碰碰砲聲隆隆的戰場上，却感到無限的寂寞。什麼升官，發財，都

打不動他的心。好像他雖看着活躍的情景，而懶的心却被封鎖在枯燥而寂寞的籠裏，幾乎透不過氣來。聽人家談到升官發財的事，他就頭痛；雖然有時候說到「花姑娘」的事，他比較像活息一點，但很短的一剎那間，他又感到乾燥而乏味了。

阿翠姐的影子不住的在他心頭上滾來滾去。

於是，虎生忽然害起病來了。

在戰場上，凡是當小兵的害了病，都不會想到有安靜吃藥的機會的。然而虎生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到已經陷入了極危險的境地了。即使吃藥，也是白費的事；他很明白自己的病非常厲害。但他也知道，他的病也並不是什麼不治之病；這個治好他的人，一定是阿翠姐。

所以，爲了要治好他的病，虎生在一個滿天昏黑，只有碰碰轟轟的槍砲聲及發出來的火光和噶殺聲的黑夜裏，他竟不顧一切的，從鎗林彈雨

中冒着逃軍的死罪，奔回到離開戰地約二三十里的九家村裏。

被一種希求的力所煽惑着，他忘掉了疲乏，勞困，以及一切都忘掉了；只是拔挺了兩腳，拚命地向目的地奔跑。

果然，真的，當他敲開了家門，摟着阿翠姐親嘴的時候，一股肉香的熱氣，把他的藥石罔效的重病，已經醫好了一半。

一切都死了，這時候，唯有虎生和虎生嫂兩個是活的。

驚恐與喜悅把黑夜趕退之後，已經是一個晴朗的春天的早晨了。虎生的病雖然已經全愈；但在前所不想到的危險，此刻重重的打動着虎生的心。他本來是不顧一切，抱着「只要把病醫好，就是死也情願」的念頭而逃回來的；現在病雖然好了，但他又不是個傻子，病好了依舊要死，那



麼何苦多一番事呢：到底能夠活下去要算最好。但是他想，同伍中有幾個平日和自己有讎怨的，在這種風聲緊急的當兒，說不定會借着巡邏的名義，跑來把我抓去，以公報私，豈不是免不了一死？

因此，同虎生嫂商酌了好久，他倆已經決定了良好的辦法：

虎生就到他的朋友阿金家裏，要求阿金允許他在白天裏躲藏在他的家裏。

阿金是個老婆死了八年的鰥夫。

虎生這一個要求，結果是得了阿金同意；從此虎生晚上回家，白天躲在阿金家裏。

阿金的老婆，是嫁了阿金不上一年就死的。阿金一邊可惜他的老婆的壽命短；一邊又罵她死得太早！阿金的身材很高大，皮膚黑裏帶些紅，兩個眼珠很大，口也大，肚皮也大，吃得飽飽的

候，格外的凸出着，婦女們看見了都心裏暗笑說像同她們有了孕的一樣；而且肚皮的上端，有一段半尺多長像鬍鬚那樣的毛。他感到些微有點熱的時候，便袒開了胸腹，帶暖氣的微風吹着他的肚毛，輕輕的飄拂着，小孩子們都爭着跑攏來看。他看去像很兇的樣子，而實在他並沒有做過怎樣兇的事，小孩子們都樂意和他親近；甚至九家村裏的老頭兒們要說近乎「人不可貌相」一類的話的時候，他們都樂於引用阿金來做有力的證據。阿金現在有三十歲了。

阿金的臉上是永遠堆着笑容的，雖然頑皮的小孩們時常故意去打罵他。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肚裏有着一顆苦心！他的苦，完全是為想念他的老婆而產生的；但他的意思是：他的老婆是個女人！在小孩子面前，他容易說出他心裏要說的話，例如：

『你的娘是不是一個長條子白面孔的？』

『你的娘怎麼今天沒有看見？』

小孩們玩夠了回到家裏，無論如何總想不着拿這種話告訴他們的父母。即使偶然在母親面前沒頭沒腦的說起，母親們總替這些話守着祕密，不會宣傳出去。所以除了有一二個婦人能深切的認識阿金外，其餘的人，直至如今，還只認識了阿金的外貌。這種地方，當老頭兒們誇耀着自己的識見的時候，這一二個婦人真是只有暗笑的分兒了。

所以，當虎生來說明這件事，而要阿金允許的時候，阿金的心就砰的一跳；因為對於這種事，阿金的腦力格外的靈敏，而況虎生嫂是九家村出名的一隻鼎——「女皇帝」呢！

這樣平安的過了三天；一點也沒有什麼危險的事發生。

這是第四天的下午，三點鐘光景。在溫柔，嫵媚，惹人心意的春天的日光之下的一切，都含着活躍的春的意味。

虎生嫂一個子在她的日常做針線的小屋裏，坐在一張竹椅子裏，隔窗望着屋外豔紅的桃花和碧綠的柳葉，正看得出神而生起許多感慨來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在敲門。她很厭煩的想：阿金真是怪討厭，這幾天常常來鬼鬼祟祟的；但也不能回絕他，他總說是虎生叫他來問候的；真討厭……

敲門的聲音很急促，她不能再靜坐下去了，便懶洋洋地去開門。

果真是阿金。

他一邊走進門口，一邊便把門門上了。

這算什麼意思：虎生嫂想，暗暗裏吃了一驚她更望望他的臉，見滿臉發着油光；又好像是

酒醉了似的，兩隻暴露着紅筋的眼，不動地死盯在一張飯桌旁的長橙上。

真的，阿金今天不是平日溫和的阿金了：他慢慢地走近她，把屁股靠在飯桌上，貓笑着，看住了她的臉，說：

『虎生嫂！虎生弟叫我來看看你呢！』

『唔！謝謝你……』她說，低下了頭去。

他只是貓笑着，一面打量着她的一切：她的紅紅的嘴唇，細黑的眉毛，水汪汪的眼，微紅的兩腮，雪白的頭頸，配着黑布的夾襖領頭，肥白的手臂……

『虎生嫂呀！你生得好美呀！』他含糊地說着，用兩隻粗大而多毛的手捏住了她的白嫩的右手。

『啊！……阿金哥……請莊重些！』她顫聲說，一面用力想掙脫她被捏着的手；可是終於



非特沒有效驗，而且另一手也被緊緊地握住了。

他突然立起身，強暴地摟住了她，像瘋狂似地吻着她。她很命地掙拒着，顫抖地說：

『放我！……我喊救命了！』

『你喊？奇誰聽見呢？六七十歲的老頭兒和老太婆，是不會管這種事的！哈哈；這個時候！怕死的人都逃開去了呀！』他笑得前仰後覆的說

●

『救命！……』她高聲地喊，但立刻被掩住了口。

『我告訴你吧！好人兒！在這個時候，你喊是沒有用的；而且到底虎生是躲在我家裏呀！我喊！我只須到兵營裏去喊一聲，你不要以為虎生是永遠可以逍遙法外的！那時候，你便是個小寡孀了呀！』他滿露着得意的神氣，很鎮靜的說。

她望了他半晌，不出聲的把頭低了下去，她

預料到慘劇的即將發生。

『好人兒呀！你不能怪我，只怪你自己生得太美了呀！』

還是沉默着，她覺得心頭在別別地跳躍着。

『如其你愛惜你的完生，你就該暫時聽從我的命令！』他說着，手指着小門裏面，一間黯小的臥室，大聲繼續說：

『進去！』

這兩個字的聲音像在她每隻耳朵底下放了一個大砲，嚇了一怔；但還坐着不動，也不發聲，兩顆豆大的淚珠，這時候從她眼裏流出。

『去！』他催促着，推着她的肩頭。

她幾乎自己不相信自己起來，這時候，她像一個機械的木人似的，好似很用勁地搬移着她的重笨的兩腳，走向臥室裏面。

他顯着很得意的神情，望着她走進室裏，到

聽見室裏起了像鞋子落在泥地上的[嗒]的一聲，他笑迷迷地把右手的食指向鼻尖上一擡，咳嗆了一聲，踱進室裏。——

悲哀和歡樂兩種絕點不和的成分，參雜着房中的空氣。

這時候，他倆從死去的世界轉來。他借着瑤殼窗外射入的半透明的亮光，滿足地望着在自己擁抱中的她的豐滿的裸體。他像喪失了一切那樣的苦惱，同時也感到疲乏的襲來，她緊緊地閉着眼，她不願意世上一切的事物映入她眼裏。

阿金從虎生家裏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多鐘。他懶洋洋地，帶着興奮後的困倦，向自己家裏走去。

途中，阿金很意外的遇見虎生對面走來，他措了措眼，仔細望去，一點也不差，果然是虎生。

【阿金哥！……】虎生招呼着的時候，阿

露着跼促的模樣，使虎生不禁好奇起來。

當看了阿金疲乏的神氣，以及一切異常的畏縮的情狀之後，虎生漸漸地明白過來了。

他們走得逼近的時候，彼此都立住了，各人望着對方的臉。

『虎生！你不怕危險嗎？怎麼天還沒有黑盡，就回家了？還是回到我家裏去多躲一回的好呀！』這時候阿金忽然變成很傲慢的樣子說着，望了虎生一回，便自願自走向家裏去了。

虎生呆呆地望着阿金的背形，從近而遠，到看不見了，他忽急急匆匆地跑回家來。

他跑到家門口，見門是虛掩着，他一手推開了，便直跑進臥室裏。

見妻淌着淚，裹着棉被躺着，他狠命地把被掀開，接着，妻的裸體便完全呈現在他眼前。他漸漸覺得頭裏昏昏的，眼像發火一般的熱；終於

他伸出右手，對着她的留着淚痕的腮重重地打去。她並不抵抗，也不躲避。屋子裏嗚咽的泣聲，應和着手掌或拳頭着臉的拍拍的聲音。

一回兒後，他覺得這樣不夠他洩憤，便激昂地走出臥室；他想這時候阿金當是躺着或坐着，他正可跑去制他的死命！至少也得像對她一樣的打他一個痛快！

他跑出了家門，他忽然立停了。他頭腦裏盤旋着鎗彈或是亮晃晃的刀口。他萎頹地重又走進門口，沒有生氣地坐倒在一張飯桌邊的長椅上，從鼻孔裏發出長長的「哼」的一聲。

這時候九家村裏鷄犬不吠，除了虎生嫂發着在哭停時候例有的呻吟聲，應和着虎生的嘆息聲之外，一切都歸沉寂中。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



## 迷 途 中

### 一

懷着一顆震蕩的心，一個豐滿的少女的肉體如走馬燈般地在腦海裏盤旋着，友如從電影院裏跑了出來。雖然明知這時候孤零零地跑回寓所去，比進地獄或許還難過些，但是終於他不得不搬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往×路的附近的電車站去了。

鑽進了車廂裏，不及找空位坐下，他先用一種飢餓的眼向四週巡視了一回，想看看有沒有漂亮的女人。頭等車裏有的是頭等的女人，胖的，

瘦的，不胖不瘦的；不胖不瘦的固自漂亮，但胖的和瘦的的華美的衣服和飾物已把她們有不漂亮的地方掩蔽了。

一個坐在最裏面的角落裏的年青的姑娘，把友如的視線吸住了。

她正擎着一本小說默默地讀着。那本書是被用半透明的臘紙包着，包的端端正正的，顯着它是受着它的主人非常的愛護和寵幸的模樣。那姑娘有着一頭波浪形的細長的髮髮，彎月般的眉，水汪汪的眼，玉色的臉，微紅的腮，兩個淺淺的酒窩，美妙地嵌在緋紅的嘴的兩旁，身材是不胖不瘦，而且，雖然是坐着，但就看她坐着的長短，也得測量得她的兩支腿一定是很高的，更其是她那豐美的肉體給時式的短袖長袍包裹着，越顯出動人的肉感。這時候她的全神思好似正給書中

的情節抓住着；她微微地垂着頭，望着書本，很久的過去，她的臉上沒有半絲笑容。

足足有二分鐘，友如忘了一切地呆望着那個女子，及至他回復到他自己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的神氣太可笑了，如其給看見了的話。但是無窮如何，他總相信自己決不會認錯：那個女子是自己三年前的同學，梅姑；她手裏的小說是自己最得意的著作：「昨天的花朵」。

「啊，用臘紙包起來，爲什麼她竟這樣愛護我的作品呢？」

他想着，好像給一種麻醉包圍了，他感到說不出來的幸福，愉快。

正在這時候呀，她忽然抬起頭來，向車廂外的馬路上望了望，像是要看看車有沒有到她的目的地，然後在無意間她的嬌媚的視線在車裏的人衆間掃過。友如同樣的和一般人一樣給她收進了

眼簾，而友如的心的意外的跳動是一般人所不會發覺的。

她起初很迅疾地望了他一眼，那眼光剛像閃電般的過去了，又很迅疾地回了過來，這時候，平時對於這種事應付得很充裕的友如，不覺也感到嫩顏起來了。她的眼光如炙熱的電炬般的在他的緋紅的臉上停留了片刻，然後，好像受了傳染般的，她的臉也紅起來了；一面在他勉強裝成的很鎮靜的凝視下，她把頭慢慢低了下去——同時那本小冊子很安靜地躺在她膝蓋上面給她發現了，她趕忙把它摺合了，好像沒處把它安放似的，躊躇了好一回，最後偷偷地向他望了一眼，把書捲攏了拿在手裏。

他很想走上前去，向那個三年前雖然說不到情人但彼此間對對方都有很深切的認識的女同學問問她近來可好，但好像有一重黑點遮在他眼前

，終於他只是站在車廂的入口處，一手挾着銅梗上面的籐圈兒，一手伸在西裝褲袋裏，視線在她和他自己腳下的地方溜轉。

時光決不容許爲友如的儒怯而待他倆開談了再走，這在友如也是很明白的，所以他很惶恐。但是越惶恐越沒有勇氣，此刻友如奇怪他以前對一切事很有果斷力和毅力的大胆，現在不知上那里去了。終於時間一分分的過去，那個在友如是黑夜裏的月亮的姑娘，站起來整了整剛才坐縲了●的衣服，慢慢走下車去，當車在N路的站頭停下來的時候。

當她在他身旁走過的時候，她呆呆地盯了他一眼；及至她下了車，他倆的視線又接觸了一次。

車開了，他的心往下邊一沉，他已失却了一切。



那時候車還沒有轉過灣，他探頭出車廂外，向過去的路上望望，那姑娘還呆立在車站上望着電車。

「該死的！你不能再懦弱了呀！」

他的心對自己這樣說。

於是，立刻伸手拉了拉鈴，等電車受警告而停下時，他飛也般地跳了下來。雖然想盡自己脚力所能，火速跑向她；但仔細想想終覺不雅觀的，他便露出驚喜交集的模樣，很瀟灑地走向她的身旁。

『密——密斯林，很意外的碰見你在這裡！』他期艾地說，伸隻手本想預備和她握一下子的，看看她並有想握手的神氣，也就很窘地把手縮了回來，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放在那里。

她不說話，顯出很幽靜的樣子，望了他一回；最後，很出他意外的，她面上現出像恐懼什麼

的，竊着眉，張大了口，把右手捏成個空拳，放在口邊，而後，背向了他；在這一轉身之間，她就高聲喊着：

『黃包車！黃包車！！』

三聲尖銳的喊叫之後，橫馬路上來了輛黃包車。她悶聲跳上了車，也不報地址，只向前指了指，車夫就放開脚步拚命跑去了。

好像此刻他的心靈特別敏感，看了這情景，隨即也叫黃包車，但剛巧沒有車輛在附近。他再喊了一陣，還是沒有響應，他心裏咒罵着黃包車夫該殺，一邊伸手在衣袋摸了一遍，和手指頭接觸的只有幾個可憐的銅元躺在袋角裏；於是，黃包車夫既不再受人背地裏的詛咒了，他也不再高聲叫黃包車了。

『唉！神秘的少女的心！』

看她和她的車兒已跳出了他的視線，他低聲

地嘆了口氣。

二

所謂寓所，只一個亭子間而已。吃飯，睡覺寫文章……都在這裏裏面。

他最不喜歡看見他的寓所，一回到寓所裏，看看牆角裏放着的一張帆布旅行床，窗口放着的一張小寫字桌，和桌前面的一箇籐椅子——那椅子蹙了一個腳，坐着會動搖的——桌上和床上凌亂地橫着各種書本，當然，桌子上還有紅藍墨水潑翻了的痕跡，床上還有條很髒的，然而綢面子的棉被，一個上面用紅絹線刺成Sweet Dream的頭枕，雖然那紅的字和白的底是已經給一重黃而帶黑的顏色染得失去了牠們的來本面目了——還有，還有那裏面全世界地面上堆着的很高的垃圾；看了就這麼一些東西，他是馬上會發恨的。

然而發恨於事實上生了什麼關係呢？既然自

己沒心緒去整理，又沒有個人來代替他整理，那自然很容易想到的：凌亂的更凌亂，髒的更髒，垃圾也就越積越厚了。所以雖然發恨，只是一方面的事；一方面也還不想改善的埋怨自己一番，拚命把眼睛閉起來，或者像在讀書的時候，就只管把眼注在書本上，摒絕這小小的世界裏的旁的一切，也就糊糊塗塗的一天天挨過去了。

但是今天他歸來後，對於房裏的一切却並沒有發過恨，因為剛才那個意外的碰到而分別時又是意外的分別的女子，這時候正攔住着他的腦的中樞。

像擲下一件重量的東西，他禿的向床上橫了下去。掛滿了灰塵的天花板好似抖擻了起來，在他起初看見的時候。後腦撞在牆上，開始輕微的疼痛。

「別自以為希奇！老子有錢，老子就得隨便

揀你們一個玩玩！哼，那時候也許你就不在我眼裏！」

燃了一支煙，這樣胡亂地噉咕起來。對象是不外方才碰着的那個她的，而因為恨了她，就不負責地化大了糟塌整個的女界。

然而光空咒着，只是一種無可奈何時的牢騷，事實上女人畢竟是可貴的，在有時候，他想；而最可寶貴的時候，當然在他窮光了的時候，那種寶貴的程度，正如飯桶裏的白米飯在乞丐看來一樣。

數分鐘輕輕地走過，他忽然想着書桌的抽屜裏還剩着威士忌半瓶，還有一些花生米。於是，威士忌很驕傲地側目望着它向來不屑相伍的花生米，一同給他一口口灌下肚去了。

酒瓶橫躺在櫃角上的時候，花生米也早就完了。這時候三十塊錢的支出表在他腦窩裏籌算：

西裝洋二十元約後天來取，飯錢洋十元約定今夜送飯來時付清；但包飯作老闆對自己好像前世裏有的緣分，非常客氣，所以欠欠也不妨。……

想到這裏，床底下舊皮箱裏預先尅扣下的三十六元又拿在他手裏了。鼓足一股勇氣：想跑出去的時候，剛好送包飯的夥計端着一桶飯，兩盆菜進來，今夜是來得特別早。

「今夜飯不要吃了，拿去！」

「唔…先生，老闆說…飯錢……」那夥計好像來上海還不久，西裝打扮的威嚴在他頭腦裏還有着相當地位：像很怕事的嚙呿地說。

「去對你老闆說，今天又不湊巧，緩幾天我親自送來！」現實壯了他的胆，格外裝作很氣慨地回答。

於是他更叫那個夥計立刻連同原整的飯菜退出他的亭子間，而自己也馬上把門鎖了，亮亮地

走下樓梯；一邊，一隻伸在衣袋裏握着一疊鈔票，在打算怎樣一張張讓牠們飛出去。

## 三

從一家天津館裏喝了夜間第二度的老酒出來，他覺得自己已成爲酒的俘虜物了。在半知覺的狀態中，讓一輛黃包車拖到了月宮跳舞場的門口；走上樓，幾乎大半是靠了欄杆的幫助。

音樂台上樂師正奏着甜蜜蜜的樂調，而像有什麼堅厚的東西塞住在他的耳鼓的大門口，他所聽見的是微細得幾乎辨不出來的蚊蟲的叫聲；一個個橫着或歪着的人形在他眼前晃搖。

蹣跚地，走着「之」字步向前過去，一隻腳底下像壓住了一個軟綿綿的東西，接着一陣尖銳的「哎喲」之聲在他身邊發了出來。望下面看看，原來是一隻給肉色絲襪包裹着的女人的腳；再抬頭

看看那隻充滿着誘惑力的脚的主有者……

「啊！她！」

酒已醒了五分。

「Sorry……」期艾地說了句謝罪的話。

「哇……」梅姑撫着脚背，一面望着他。

本想再說幾句話的，看看同她並肩坐着的有一個打扮得十分漂亮的青年人，這青年人正露出憤怒的樣子望着他，便掉轉頭又向前走了幾步，在隔離他們兩張檯子的檯邊一隻椅裏坐了下去。

「一杯白蘭地！」很傲慢樣的對僕哀說。

梅姑忽然地呆住了，雖然那個青年人像不願她的呆靜繼續下去，擎起啤酒杯湊到她的嘴邊來；她依舊呆呆地，兩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們互相絞扭着，眼光遲鈍地射在發亮的地板上，好久不去理睬他。

最後，她抬起頭來，隔着兩張檯子望那個正



拚命嚙着白蘭地的他，那個青年人在此刻早已完全離開了她的記憶了。她站了起來，兩手攏住腰部，擴張着臂膀，搖擺着走近他身邊。

並不經他的邀請，她先在他身旁的椅裏坐下了；而後，如背誦詩歌般地，她瀟灑地說：

「剛才來吧？開開口呢！」

對於她這樣很老練而帶引誘性的言語及神態，他是不禁驚奇起來了；他直至如今還相信她是一個女學者，言行方面應該是幽默及莊重的一雖然像在白天裏遇到時的態度是太過分的一點的。

「我看見你有朋友在着，不敢驚擾你們。」終於他這樣回答了她。

「朋友！我會有什麼朋友的嗎？哈哈！你這樣笨蠢，你不知道我在世間是始終孤獨着的！誰來做我的朋友？誰配是我的朋友？」她很悲哀地說。

「唔——那麼他又是你的誰呢？」

「客人！我應酬他，是我的職務！」

「什麼？你做了舞女了嗎？」

於是那個美髮的頭點了點，便低了下去。

一邊在驚嘆三年中「世事」竟變動得如此不可逆料，一邊却對她起了憐憫的念頭，他出神地望住了她。

檯上孤另另地放着的一個酒杯，把他提醒了現在有添一杯的必要；於是揮揮手，等來了個僕哀時，對他說：「再來一杯」。

靜默了一晌，他們倆沒有聽見音樂，也沒有看見在場中來往着的舞侶，靜靜地，隔了好久，她才擎起酒杯，喝了口，輕輕問：

「你現在怎樣，很好吧？密斯脫陳。」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言下不禁有些悽愴。

「但是你畢竟是成功了，那是毋可掩飾的。」

「是指我寫的東西嗎？」

「是呀；我不想你竟有這樣的天才。」

「什麼天才，騙騙人而已。」

「本來世間的事原都是在欺騙和假的範圍裏兜圈子，而你的寫人的天才是不容易的。」說罷，她呆瞪瞪地望着他。

他沒有話。

「但是你爲什麼把我寫在你的文章裏面呢？」她又問。

「你不願意我這樣做嗎？」他問，正同她一般的急需回答。

「我想：我不值得你這樣推崇。」

他辨得她的話含有疑問的意思，却並不在暗示反對。他發現了世間有一個女人對他已種下了愛苗。

樂聲再響起來的時候，他站了起來，很禮貌

地要求她伴舞，於是她像小花貓般的伏在他胸前跟他一同捲入了舞着的人羣中去了。

在跳舞的中間，她問他可是真的有閒錢來舞場化用，她說：「據我所知，很有一般青年人當去了衣物來胡鬧的，」她不贊成這種人，因為只圖一瞬間的歡悅，實在他們太不上算了。他只含糊地「是的，是的」的敷衍她，因為他不願讓她知道自己就是她不贊成的青年人中的一個。

#### 四

下一日上午十一點鐘，淡和的春天的陽光照滿了××旅館×號房間，他倆給茶役推進門來問房間今天要不要連續下去的聲音鬧醒了。隔了半晌，他從床上起來，走近衣櫥把櫥門開了，伸手進衣袋裏，拿出僅有的五塊錢的一張鈔票交給了茶役，說：

「連下去再說吧。」

一面望了望那個在床上也正望着他的她，心  
與口同樣地說：

「連下去再說吧。」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於閩廬。

## 死的宴會

一個初秋的早上，九點鐘光景，血色的陽光，從白窗紗外面映入一間小而精雅的臥室裏，更從梳妝檯跑到樓板上，而走到牀上，續漸射到一個正酣睡着的人的眼皮上。

這時候，他受着熱的刺激，翻了個身，醒了。他覺得混身痠痛着，尤其是腦部脹痛得厲害。他打了個呵欠，想起自己是今天早上四點多鐘才睡熟的；到現在只睡了四五個鐘點。他願意重復睡着，但心緒亂得像一把亂麻似的，再也不能入眠。他從枕底下摸出了一疊大小不齊的照片，上面印着有一個人的半身或全身的，有二個人的半身或全身的。那一個人的是一個二十許年紀的

較弱的女子；二個人的是他自己和那個女子的合影，有的是戲裝，也有便裝的。有一張戲裝照相，是他和她合扮的一齣游龍戲鳳，她扮的李鳳姐，雙膝跪在一隻椅上，他(扮着正德皇帝)把手搭着她的一雙裝扮着的三寸金蓮，她回頭來把一雙含着羞意及顯示着極度的愛的眼兒，斜睨着他。

他呆呆地，沒生氣地把一張張像片翻過，有時也隨意在一張像片上吻了一下，他如同一個機械人，一個機力將完盡時候的機械人那樣的慢慢地把這些像片疊在一起，而後再放在枕頭下面。——這時候他的眼皮也慢慢地上下合了攏來。

然而他總是不能睡着，雖是他覺得有些睡意，並且很需要睡眠，他伸手向靠床頭放着的那隻方檯上摸着了一個香煙罐，取出了一支香煙，燃着了，很興奮地亂吸亂噴着。滿室被濃密的煙霧佔領着。

不到二分鐘功夫，第一支煙已經完盡；他照前樣閉着眼伸手找第二支的時候，手觸翻了一個七寸多長的照相框子，那框子墮在地上，彭的一聲響，把他嚇了一怔；同時更有一種新的意識，支配了他的腦的全部，他瘋也似的，很迅速的彎身把框子拾了起來，見已經跌得粉碎。他把粉碎的玻璃屑盡拋在樓板上，雙手高舉着框子，目不轉瞬的盯住着那照相上的人物。這時映進他眼簾裏的是一個二十七八歲模樣的美麗的小婦，和一個二歲光景的女孩。

望着，望着，不轉眼的癡望着，他開始覺得鼻腔裏起了一陣異乎尋常的熱，這熱續漸傳至眼眶，於是他覺得在他視線以內的一切物件，都好像蒙着一層薄薄的水似的；直至他慢慢地把高舉着的雙手放下來的時候，他的眼皮也跟着續漸閉合攏來——在這眼皮合攏的一剎那間，兩顆久候



在眼眶裏的熱淚，被逼迫着逃出竅來。

大約三分鐘在這悶鬱的靜寂中輕輕地掠過，他疲乏地睜開濕潤的眼來，迷惘地望着頂上的天花板。他被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牽制着，不知不覺中他又把照相框子放在眼前。他呆呆地望着那像片上女人的嘴，他更進一步想：如其這嘴是生動的，那是一張很小，而且有着兩片薄薄的緋紅的嘴唇，是多麼豔媚的嘴呀！可是，真的，好像那張嘴真的微微地在顫動了，他看見；他更看見那女人兩隻美得為一般美術家所想象而而畫不出來的眼，這時候忽掛下淚水來了！他立刻便像聽見妻在哽咽着說：

「明心，我愛你，唯有我才這樣真誠的愛你！爲了這樣呀！我不願意你爲了我失掉你的快樂！我不願我自己立在你和那個女人中間，使生一種障礙！」

「我不承認，那是絕對的呀！我不承認這次我回到娘家去，算是與你離婚，雖然我已經在律師那裏的離婚證上簽了字！我只當是平常的歸寧

「明心呀！讓我告訴你聽吧！你現在是在夢裏呀！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惡夢呀！只有你不覺得——你是在夢裏！

「你聽呀！世界上不要貞操的婦女對於你們男子是不覺得寶貴的；因為男子不是天下少有的東西呀！你現在正碰着了這一類的女子呢！你不想你的前途正伏着猛虎的可怕！?——你是在夢裏！

「但是無論這夢是長的，短的，你終有夢醒的時候！那時候我將見你哭着跪在我面前向我懺悔！

「我要求你，雖然你是非常厭惡我的；但我總不忍珠兒簡單的腦海中忘掉了她的可愛的父親

「我要求你，請你允許我每隔一二星期——這是一個都麼長的時期呀！——我將抱她來看看你……你是知道的，她離不開你，如同我需要你一樣呀！…… ……」

他像聽見妻哭得很厲害，哽咽着話也不能成聲了，只抱着文珠，不住地吻着她的小嘴。文珠的一對烏黑的眼珠，只是注視着他。——他像聽見一種柔輓動聽的嬰孩聲音在叫「爸爸！」

一根很粗很大的棒——也許是很細很小的針猛擊着他的內心如同坐在小划子船裏猛受着突如其來的浪擊着似的，他覺得不由的的一怔！

他緊咬着齒，亂搖着頭，用力抓着了頭髮，幾乎拔下一把髮來；他想使眼前這種憧憬由淡模而至幻滅；但事實上却反增了不少煩惱。他是疲乏，悲哀，痛苦極了，他願意立刻就睡着，更願意這一睡會使他沒有再蘇醒的機會。

他緊閉着眼，一手放在頭下，一手攔在腹上，他準備去尋求他的夢境；但如波浪一樣的，煩雜的思潮，不住地在他腦海裏起伏着，非但他沒有入睡的可能，且也再沒有靜臥的耐心了。

像要吃人的大虫那樣凶猛的，他掀開了單被，走下床來。一切都像是被動的，他拿着那照相框子，不住地吻了一遍，把框子放掉了，便走下樓去。

他走進盥洗室裏，洗臉和漱口。在鏡子裏偶然發現了自己，那是一個消瘦而兩眼皮腫得像平面的水餃子似的人！

這時候他坐在餐室裏面，對着一碗又盪又熱的粥，心裏很想叫老僕婦來罵她一頓；但仔細一想，原是他自己吩咐要吃熱粥，不喜歡冷的。於是只有悶着不發作。可是第一口吃進嘴裏，就幾乎把舌頭湯焦。

「今天的粥特別盪？——吃得太快了？」一邊把舌頭伸在口外，像夏天時候的狗一樣，呵着氣，想把舌尖弄涼；一邊心裏想。

吃着一塊他幾乎自小以來就愛吃的白切雞，覺得淡得乏味，夾了塊燻魚，却不是甜的味道，而鹹得使他縮舌。

他幾乎要開口罵人了，但他到底是個捏慣筆管的人，素來沒有脫口而出的罵人的藝術，更不知道罵誰好。罵自己吧，他想，自己的脾氣太壞了！但他竟不相信，曾幾何時會變成這樣壞的脾氣！

老僕婦進來想收碗盆，見還沒有吃好，便想走，因為在一二個月以來，這已經成爲很平常的事情了；但他像很細心地已經發覺了。

「拿去！不要吃了，這不是人吃的東西！」這才使老僕婦吃了一驚。

『不好吃嗎？少爺！』她說。她很明白如其她在少年或中年時代，她是很怕事，遇到這種事，便一聲不響地收了碗盆去了；但現在她老了她不怕事，歡喜多說話。

『不要管！拿去！』

於是老僕婦也不願多開口了，她收拾了碗盆到廚房裏去。

他燃着了一丈雪茄，他呆望着煙氣直向窗外奔出去，正當滿窗檻陽光的時候，每一陣煙氣行過，就現出一條很闊的白灰色的虹。

他想想以一個大丈夫的男子漢，而被一個弱小女子所玩弄，並且這女子又是自己一手捧起來的，竟爲了要娶她，與妻子離婚，造成了以前所意想不到的悲劇，而那女子與自己還只表示着若接若離的神氣，這種滑稽又悲哀的事情；豈不被旁人聽到了發笑！自己真是沒法去制服她嗎？不，既能捧得她上天，自然也能耍她落地！但還想一

想；她能夠靠着人家捧的力量，步步上升，她自有她的資格和本領；沒有這兩樣東西的人，隨你怎樣捧也捧不高，她有着妖媚的眼，俊俏的臉，苗條的身段，嬌脆的嗓子……就這些東西，她儘有着發展的可能了，捧她不過是使她早一點發展，待她發展了之後，就難壓倒她了！即使在筆頭上儘量地攻擊她，這種效力的微小正如針子刺在石上一樣，至多摘傷了她的皮毛，而自己忽而要說壞她，這樣不遺餘力的又怎樣來解釋自己前後矛盾的理由呢？

但——他想，凡是人類，理性總是相差不遠的，在一個人把恩惠加之於自己的時候，無論這人是怎樣兇悍的惡徒，總會在良心上生出感激的反應吧？她雖是有着她的本能；但總也會想到在未碰到我以前的四五個年頭的苦楚的生活吧？我把她的生活改造好了，她是一個人，總會感激我！

——所以，她最先對我表示的愛是從如心的最深處發出來的！可是現在她變了！但與其說她是本能地變了；不若說社會的惡勢力給她的心改換了，她是被一種魔力，極強極強的魔力，攫住着她掩沒了自己的天良，做着一切惡事！她現在是都麼可怕呀！她拆散了人家夫婦當作玩耍！

他不相信自己的思想竟轉動得這樣快，如同在風裏的蛛絲，這時候他忽然想：

——如其只恨她一個人，就像狗不恨拋磚的人，只恨落在牠身上的磚一樣愚笨！她本來不會觸恨我的，她是被社會，環境壓制着對我做惡事；這正如磚本來好好地躺在地上，被人拾來拋在狗身上以致觸怒了狗一樣。

這時候，他的思想又轉向另一方面了，他覺得她實在太殘忍了，磚與人及狗的比喻，也覺得是失當：



——她並不是如磚那樣無知無識沒心肝的東西呀！她是個人她能夠自決，不受人節制！她說愛我，真的她愛我嗎？愛情在任何環境中都可獨立生存，絕不為外界所挫傷！她爲了要達到奢侈慾望的目的，她忍心拋棄我！她叫我與妻子離婚，！她把這種事當作戲看，她旁觀着以爲愉快！她是這樣的殘忍！可殺！

悲哀！懊喪，痛若，統治了整個的他，他覺得呼吸由急促而慢下來，很慢很沉重的呼吸着，他把已經熄滅了的雪茄，用力拼命擠捏着，待手放寬的時候，那雪茄變成一堆板煙。

忽然，一陣嬰孩的哭聲，鑽進他的耳鼓，他正疑惑着是自己聽覺的誤錯，但那聲音從遠而近，至好像就在室門口的時候，他見老僕婦抱着一個女孩——文珠——進來。

他驚痛地向着文珠呆望着，這時她已經止住

了哭，只是抽抽噎噎地伸着雙手向着他，像是要他抱的意思。

「少爺！我剛才去買小菜，碰見乳娘抱着珠官，珠官看見了我，只是哭着，要我抱來……」那老僕婦一邊走近他，一邊說，最後換了一種像自語的很輕的聲調說：「這位小姐真是可憐呢！」

他就坐着從老僕婦懷裏接抱着文珠。文珠一雙長睫毛蓋着的烏黑的眼珠盯住着他，好像得了無上的安慰似的，她的小口旁邊的兩個笑渦，不住地微動着，襯着她肥白的兩腮，足使人在忿怒時忘掉了氣憤。她最後伸隻右手搭在她父親的左肩上，把頭埋在他的右肩和頸部的中間，像是疲倦極了的模樣。

他這樣的懷抱着她，他覺得她正興奮着的精神，慢慢地平和，覺得在他懷抱中的是一件很柔順，溫暖，輕小的東西；這東西把整個的他融化

在舒服的感覺中。

這時候，文珠的氣息的聲响，從不規則的，急促的，到長緩而規律，她的體重也微微增加了些；他知道她已睡着了。一邊輕輕地撫摩着她的微微地起伏着的背，他已忘掉了一切的一切，漸漸像被催眠着的兩眼皮慢慢地闔拚攏來。在這半眠的狀態中，他感到舒服極了。

年老的，喜歡多說話，管閒事的，富於同情性的僕婦，在旁邊目睹着這種情景，她所感到的是滿足和悲痛，她真是哭笑不得，她的眼眶裏起了一陣特殊的微熱，她已忘記了自己這樣默默地呆立着已經好久了。

三分鐘在死——也許是半活的靜默中偷偷地跑過。

一個突如其來的新的意識——好像是從悲憤的深淵中產生出來的——強力的鑽進他的腦的中

區，他如同被人在他背上澆了一桶沸水的一般，從半睡中驚醒。他緊抱着他的女兒，他用極慢極輕的手法，把她的右手從左肩上拉下來。她的眼是疲乏地闔着，在酣睡中，面上正露着動人的微笑。

他立刻覺得自己的心頭像被撕着的疼痛，他把所有的愛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唇上，他把嘴唇輕輕地，但也很沉重地貼在女孩的額上。他想向她求恕，但終於他沒有說出，只是心裏說：「珠兒，恕我吧，恕了你的爸爸吧，恕你的爸爸不能撫養你了呀！珠兒！」

他這時候才覺得自己腮上已經染滿了淚痕。他偷偷地，背了老僕婦揩拭了一回。他再用嘴貼在她的小嘴上，他用陰勁地重重吸了一口；他心裏說：「最後的一吻呀！在我這一生！小珠，恕了你的爸爸吧！」

雖然覺得心痛得厲害，但他這時已變了個很固執的人，絕點堅守着一瞬前的意志；終於他把文珠授給了老僕婦。老僕婦在迷惘中接受了文珠，隱隱地抱在懷裏。

『你把珠官送回她母親，回來的時候；你就替我打電話給白美英小姐和陳少爺，請他們到這裏來吃中飯！』他很響朗地說。

『白美英小姐？少爺爲什麼不親自去請？』

老僕婦覺得她的主人的口聲和舉動完全變換了。

『不要你管這個！記好！白美英小姐！還有一個陳少爺！』

.....

.....

這裏是一個客堂，範圍並不大，而佈置得很精雅。靠着屏門放着一張長檯，屏門上挂着中堂和對聯。貼近長檯。放着一張四方桌；兩邊各放

着一張靠背及有把手的椅子。靠兩旁牆壁，各放着一隻茶枱和兩邊兩隻靠背椅。中央放着一張小圓枱；上面放着三瓶威士忌酒，及酒杯，碟，匙，筷子三副。桌旁放着三張椅子。所有客堂裏的木器，都是一律的黑色，配着淡綠的牆壁和白紙黑色的畫畫，從單調中令人感覺到很幽靜的情調。

明心和美英，面對面的分坐在兩邊靠牆壁的椅上，彼此都像找不到相當的話頭，又如同一種東西塞住他了們的咽喉似的，各人都沉默着不作聲。

這樣過了二三分鐘的時候，美英終於守耐不住了。

『明哥，你今天除了我還請誰呀？』她望了望圓桌上的三幅杯筷，打破了悶鬱的沉默。

這一來，如同在沙場上一軍受了敵方的挑釁

，戰機便四面埋伏着，隨時有發動的可能。但明心不隨即開口，這正如受敵方挑戰後的一軍不隨即發動而先加以考慮一樣。

於是一切又歸沉寂，在她的短促的話聲響過之後。他把忿怒而不能發洩的窘迫的視線投在她臉上。這並不是意外的事情，在有準備的她看來；所以她並不覺得恐慌。可是因為人類為最聰明的動物，在這種情況之下，誰都不肯給對方認清自己的心蹟；她不得不裝做一幅好奇及驚惶的神色。

他忽然站了起來，好像是很用勁地，一步步走向她，當靠近他面前的時候，他把右手插入褲袋裏，左手疲軟地握着空拳，莊嚴，鄭重，又很威力地吐出極沉重的句調說：

『美英，在一切都已過去的現在，該是你確實答覆我的時候了！』

『什麼？明哥！我不懂你的意思？』她裝着極可憐的模樣。

如火堆裏燒上了煤油，他惱怒極了：

『不懂？我問你；你幾時才嫁我？』

『喔！』她說，『這個嗎？請你原諒我吧，我現在不能回答你！』

『還是不能？原來你是存心同我開玩笑來的？』說着，他的疲憊地握着空拳的左手像受迫力的着實捏緊攏來。

『那是決不會的，明哥，只是我現在暫時不能答覆罷了，我心裏是很苦呢！』

他望了她半晌，他所看見的不是一個嬌媚的女子，是一個渾身罩着狡獪的皮殼的妖精或是鬼怪。他更覺得這妖精並不是他的威力所能征服的。他便換了種口氣，很柔和的，可憐的，如同一個乞丐向路人求乞的，悲哀地說



『英妹，在你只須說一句答允的話就是了，而在我呢，我竟不像我那時的欣喜，勉強地說來：如其上帝把兩件東西放在我面前，一件是你嫁給我，一件是把全世界送給我；而要我揀一件的時候，我即當毫不遲疑地喜得發狂地揀了你！呵！英妹，看了我爲了你像牛馬那樣的做，更爲了你受着無可比擬的悲痛，難道你竟一點不給我同情？一點不可憐我？』

『我可憐你，但我所能安慰你的，我已經是盡了我的力了。』她說。

這句話鑽進他耳鼓裏，覺得是這樣輕淡，使他感到失望的悲哀。

『但，英妹，你要知道我需要你像旅行沙漠中的人一樣！如其你真是愛我，可憐我，那麼你就這樣答允了我！我深信你對於這件事絕不會有什麼妨害的，如果像你所說的你愛着我的時候！

『不！總之，現在我不能！』她說着，顯然是變了很傲慢的樣子。

他氣憤得幾乎發昏。

『美英！我老實對你說吧！我的所以這樣急急的要你嫁我，因為我怕你將墮入罪惡的深淵——你不是同小陳打得火熱？』他狠狠他說。

『什麼？小陳？』她微微地吃了一驚，但不久就恢復了以前的自己。

『別裝假吧！你以為我是被你們蒙在鼓裏的？』

她想：「我是我，他是他，他管不來我！」於是她很高興地說：

『有什麼憑證？』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親見你們住過二次安樂飯店！』

『但我自己很能夠管束自己，何必勞你的貴

友暗暗裏保護着我呢？』她很迅速地覺得說得太過火了，即刻她繼續說：『而且我的天良能夠容許我不爲這種謠言而煩惱，因爲也唯有我的天良才能夠證明這種是謠言！』

理智又告訴他：「她是都麼狡猾呀！她是有準備，有機謀，決不在你威力之下被降服的！」於是他的如火焰般的憤怒，又被迫着熄了一半。

『但我是真誠地愛你的，我不願追問你的已往，我希望，深切地希望從現在，或是最近的將來，你就歸我……英妹，你怎麼不想想呢？我爲了你，把妻子離掉，實行你說的最重要的在你嫁我前的要求！爲了你，我日夜在外界種種譏諷中做捧你的文章！看呀！英妹，我以前很豐滿的臉肉，如今到那里去了呢？怎麼現在我的顴骨凸出了這麼許多呢？怎麼我以前烏黑的頭髮多變了花白的呢？英妹呀！人類是最富有同情性的動物呀

「你怎麼絲毫不可憐我的呢？」他說着眼眶四週漸漸地起了一個紅圈。

『……………』沒有回答。一個同情的意念在她心頭四週打旋；但只短促的一瞬間，這意念像薄雲那樣的飄過。

『英妹，可憐我吧！』話聲是帶着顫抖的音調。

『我早已說過了，我不能現在就答覆你，歪纏是絕不會發生效的！』停頓了一回，她忽然這樣堅決地說。

如同驟然地來了一個激浪，沖向他的心頭。在這激浪中，他的心頭不安定的幌搖着，眼前一條火一般眩目的亮光很迅疾的閃過。

『你到底是同我開玩笑？』他大聲地說，『但是我要你記着，你如當我是個文弱的懦夫時，你要記好，我還能有一柄手槍的氣力！』

『然而這不是談得到手槍的事呀！』她微微地笑了，是一種淡薄的，驕傲的笑。

『你直到現在還當作是戲耍嗎？我拚命把妻子離掉了，來同你幹這種戲耍嗎？我告訴你：我是一天得不到你嫁我的切實的證據，我便一天浸在苦海裏！近來爲了你，天天淌淚！淚是可以完盡的東西！我的身子也續漸地消瘦了！我是深深地知道我是向着死亡的路上走着！過去一天，就是我離開終點——死亡更近一點！我想：如其你還是只管不誠意的敷衍下去，我不久終當有不能再生存的一天！那時候，哼，我對你說，我決不會放了你，獨自離開人間的！』他說着，眼球上續漸露出網形的紅絲。

屋子裏很短促的靜默了一晌——大約一分鐘，她開始用溫柔的音調說：

『明哥，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對我疑心到這

般地步？那我已表白過我是愛你的，愛只能藏在心裏，而我已經盡量地顯示我的愛，在你面前，你老是這樣懷疑我，是什麼意思呢？』

『你既是像你所說的愛着我，那麼結婚是愛情的歸來，你為什麼總是不肯嫁我呢？我是最爽直的人，二個月前我要你嫁我，你就要我先和我的妻子離婚，我便決然地照你說的做了，這是我急切需要你的表示，而你却毫不在意的，直至如今還只是一味敷衍着！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會不使人懷疑到你起初就沒有嫁我的誠意，而一時爲你自己的地位關係，更以爲我是決不會和妻子離婚的，你就把離婚的條件要求我，而你實在還不知我已把我的全生命交給了你！我把所有的愛的力量全數傾注在你身上，我不久便和妻離婚了！這麼一來，便使你感到弄假成真的驚惶，你也不得不這樣敷衍着我！』說着，深深地吸了口氣

，【但如果你的天良尚未完全淹沒的時候，你一定會對於你自己這樣的作爲，覺得是罪惡的！】

她沉默着。真的，如他所說，她的天良還沒有完全淹沒。本來天良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東西，只是它的自衛力實在微弱得可憐，時常受外來的惡勢力所欺侮和包圍，而不幸的，他的情人正受着奢侈慾的煽惑，她的天良只很沒生氣的一透露，隨即又被壓下，雖想竭力抵抗，而終於被屈伏。她最後又想到她的理想的燦爛的前途；天良？這時候已被壓制得不能再發最弱的呻吟。

『唉！……』這是一個極長的嘆息聲，從他口裏發出，他是顯得萬分的失望和悲哀。『你在想些什麼？呵！你不是正又想着小陳嗎？他！他是一個銀樓的小主人！是不是正想着如其你嫁了他後，你就可以滿足你的奢侈的慾望了？……然而你不想到嗎？在你初來上海的時候，你在伶界

裏是一個都麼微小的人物呀！那時候他會來注意到你嗎？你忘了那時你低頭曲背來懇求我給你宣揚的神情了？你現在是頂紅的角兒了！我，這可憐的獵狗，你忘了牠了？但你須記好！有捧紅你的力量的人，自會有收拾你的本領的呀！』

一種恐惶的力，攔住了她的腦神經的中樞，她是被感動了，但只一個一瞬間的時候，另一種有力的意念趕退了前來的恐惶，她很幽閒地說：

『章先生，這樣你就以為你可以征服我了？』

「章先生」，這一個極冷淡而生疏的名字，已是在二年前她對他的過去的稱呼了；用之於現在，他覺得冷過於冰，尖過於針頭，這樣的刺擊着他的心頭。

『說就這樣征服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最後問你一聲：你到底願意嫁我不？』

『我早已幾十次的對你說了，現在我不能！』



說着，把頭掉轉，背着他。

『你竟逼我不得不走上極端的路？』

『你實在太侵犯我的自由了呀！』

一陣由悲憤而結合成的劇痛，鑽進他的心窩。  
。停了一回，他很慢的說：

『因為我愛你，我不忍就這樣傷害你，我再問一聲：你願不願嫁我？』

『我不再說一個字了！像你這樣頑固的人是很少見的呢！』她從鼻孔中發出笑來。

『……這樣，我是唯有自殺的了！但我不願在我生的最後一瞬間，放棄你！我更不願在我死後有人把你奪去！……』他說着，像個臨刑的倔強的死囚，把最後的情願興奮着，咬着齒，額上和兩旁太陽穴的地方，續漸現出很粗的青筋，像要脹得破裂似的；他顫抖着，伸出放在褲袋裏的右手，緊握着一柄手槍，對準着她的胸口。

『你知道嗎？……一個怯弱的懦夫……還能  
有捏這東西的力量！……』他顫抖着說，『我是  
第一次用這東西打死人！我…先打……死你，然  
後我自己……』

『呵……明哥……』她高舉着兩手，張大了口  
，驚喊着，哭了。

跟着這哭喊聲——是一種嬌媚的，可憐的聲  
音，他的捏着鎗的手，不由的像脫了力似的，抖  
動着，他把他所有的力握住着鎗不使落到地上，  
他像在船裏暈船似的，幌搖着坐倒在她身旁的椅  
上。

他想：「唉！女人的哭，尤其是心愛的女人的  
哭呀！比任何凶器都厲害！」

他眼裏的一切東西，這時候都動搖個不住，  
他像從高處跌下來後似的心不住的忐忑着，他萎  
頹地把手槍放入褲袋裏。

他望着她，覺得她是可憐又狡猾；但這時候他覺得唯其是她的狡猾，才顯出她的嫵媚，而這種狡猾的手段，在她使用的時候，只令他感到是帶滑稽性質的，並不是可惡的狡猾。

『英妹，我是再沒有拿鎗來打你的手了！英妹，你不能怨我的唐突嗎？』他很柔和地說着，伸手捏住了她的正在揩拭眼淚的狹長的滑膩的手。

她把濕潤的兩眼，狠狠地盯着他，最後她把視線從他臉上移開，在移開了一瞬間的極短促的時間後，忽然很迅速地收回來，又盯住着他，一回兒，她把頭慢慢地背向他，但眼依然是盯着他，不稍動，使成一種橫式的斜視；接着，一層淺薄而深意的微笑，從她的蹶起着兩片紅唇的小嘴兩邊泛出。

只需這樣的一笑呀！他心裏都麻癢癢了！更相信她是有意於自己的！——再來一個悲哀的戀

求！

『英妹呀！我是給你迷醉了！你是我的靈魂！沒有你，就使我不能再生存！英妹呀！你救救我，你答允了我的要求吧！』

她笑得更厲害，出聲的笑了！

『如其你當我是靈魂，那你何必要使你的靈魂感到痛苦呢？對於這一件事，無論你怎樣說來，我早對你說過，我是已經盡了我的力安慰你了！你一定以為我給你這樣的安慰是不夠的話，我現在着實的對你說吧，我是再不能想出更好的法子來了！』

一陣心的疼痛，使他望着她，狠狠的望着她，他不知道自己將怎樣才好。

他萎靡地站了起來，在室裏胡亂的來回踱着。屋子裏的空氣由熱鬧而冷靜，這時候只有他的皮鞋腳聲調和着沉寂的空氣。

外面起了一陣脚步聲，他倆都很機警的聽出，同時都換了一副很幽閒的耐氣。

不久，進來一個穿着華麗的中國衣服的男子；他姓陳，名叫智千，是一家著名大銀樓的小主人，大約二十三、四歲模樣。

因為美英是背着門坐着的，明心正對着門立着，所以智千進門來就和明心打了個照面。

『嘿，老章，好久不見了呢！』智千說，握住了明心的手。

『真的，好久不見了呀！』明心隨口回答着，一面偷望了美英一眼。

這時候她像在迷途中遇見了熟人，她很興奮的直立了起來。

在驚喜中，智千發現了她。

『呵！密斯白；』

『陳先生！』

他倆不約而同的呼了出來。就只他倆這樣簡單的招呼聲中，都是將他倆的心表演了出來。

智千很迅速的走近了她，握住了她的手。

『我很意外的遇見你呢，密斯白！』

『我也是這樣想呢，陳先生，我們還是在一星期前見的面呢！』

『唔……』智千想：明明昨天還在一起，什麼一星期前……？

『陳先生，你一向可好？』他用被握着的手對他做了個暗示。

智千偷偷地向背着他們呆坐在椅裏的明心望了一眼，他就立刻明白過來，說：

『我很好，謝謝你。』

於是他倆停止了談話，彼此放脫了對方的手。明心這時候像辨得他們已經面朝着自己，他就站了起來，面向他倆。

『今天我請你們到這裏來，想大家叙叙，原算不來什麼請客。請大家隨意坐，圓檯面是不分上下高低的，』他說。

『老章怎麼今天說起客套來了？這使我很掃興呀！』智千說着，隨便坐下了。

『我們是老朋友，但白小姐是難得到這裏來的呀！』明心說着，向美英望了一眼。

三人各自隨意坐下，明心坐在中間——朝着門口，智千坐在他左邊，美英在他右邊坐下。

老僕婦抬着一盤菜餚進來。她一邊把菜餚續一從盤裏移到檯上，一邊用怨恨的視線偷偷地射向美英。

『我們雖是沒有好的菜，但請看我的面子，吃一儂痛快吧！』明心像是很興奮的說。

『哎喲！這真不巧得很呀！這幾天我恰巧在喉嚨痛，醫生叫我禁煙酒呀！』智千望了望桌上

三瓶威士忌，這樣說。

『真的？』明心問：『那麼可以喝些黃酒，大花雕，淡酒與吧！花雕不是凶酒呀！只要少喝些！』

『好吧，就這樣試試！』

『還有呢，章先生，』美英輕輕地用如同有節拍的音樂聲那樣的語調插口向明心說：『我這幾天嗓子不大好，如其你允許的話，也請給我一點黃酒助助你的興吧！』

『呵，呵！你們竟然連毛病也會同時犯同樣的？』明心露出驚訝的神氣低聲說：『哈哈……』

『忽然笑了，』那麼也就喝些黃酒吧！但這是用不到我的允許的呀！你說得很使我難過！因為這才真真是你的自由呢！』說完後接着向老媽子說：『先盪三斤大花雕來！』

『是！』老媽子答應着，很驚奇的向她的主人



望了一眼，便回到廚房裏去。

明心呆呆地望着桌上的菜餚，因為他並不想看些什麼，又不便永遠閉着眼，所以他雖睜着眼，他也不見有什麼東西映入他的眼簾裏，只有模糊地像一堆堆蒸氣從桌上紅紅綠綠的東西上面飛騰起來。

另外兩個人，智千和美英，他倆是同樣覺得有許多話要同對方談談，但都找不到相當的話頭——爲了一方面要顧慮到明心。他倆祇把西瓜子放在嘴裏嚼着，他們想把一切胸襟中的煩悶附在刮刮的吃瓜子聲裏消散到遠遠的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他們奇怪很悠長的五分鐘，竟在不言不語中過去。這時候老僕婦端着三壺酒進來，在每一個人面前放了一壺，接着便拿了空盤出去。

明心像醒了過來似的，拿了自己面前的一壺

酒，向二人揚了揚，說：

『不要客氣，大家自己酒吧！』

這一來，使智千得着了啓口的機會。

『真的，我今天恐怕連一斤都喝不下去呢！』  
智千這句話好像完全是對美英發的，一邊拿起酒壺洒了半杯。

於是，美英馬上接口說：

『陳先生平常時候酒量是很好的呀！』

『是的，密斯白，我怕喝多了加害我的喉痛毛病！』

『那是不錯的。所以我今天也不敢多喝；并且我是生來就不慣喝酒的。』說着，洒着酒。

『是呀！不慣喝酒的人，見了酒就生恨的，這像不吸煙的人嗅到了煙味會打噴嚏一樣！』智千恨不能加上一句：「唯有我才那能瞭解你呀！」

『真是一點也不錯！我嗅到煙味真要打……  
……』說着，一看酒已經從杯裏溢出來，連忙放  
好酒壺。

明心舉起一滿杯酒，望了二人一眼，說：

『喝酒呀！說話不忘喝酒！別讓酒菜冷掉了  
才好呢！』說着，把酒杯湊近嘴唇，立刻乾了一  
大半。

智千和美英各喝了一口。

『智酒真是好東西呀！』明心又喝了口，正好  
杯子就空着，『喝進口，就是甜蜜蜜的還帶着一些  
酸味隨——酸得使人舒服，到了肚子裏，便覺  
着一股暖氣！！他用筷子夾了一塊鷄，繼續說：  
『請呀！請隨意吃！』

智千和美英又微微的喝了口，就隨便吃着菜  
餚。

這時候明心的酒杯裏，已經又洒的滿滿的，

他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口，用舌尖捲着嘴唇上染着的酒，自言自語地，又好像是對二人而發的說：

『呵！好美呀！酒的味道！』

美英向智千笑了笑。意思說明心對於酒太窮形極相了。接着，智千便說：

『老章！妳幾年沒有嘗到酒味了！?』是從笑聲裏發出來的話。

『二點鐘之前還喂過呢！什麼幾年！』明心一邊洒着酒，眼望着酒杯裏，一邊說。

『那麼你的光景像對於酒已經飢餓極了呀！』

『真的嗎？我自己倒不覺得呢！但酒的確不是壞東西呀！我喝了多年的酒，近來才辨出酒的真真的好處來！酒呀！它不知已安慰了世界上多少寂寞的靈魂呢！』他說完，拔挺了喉嚨，把酒灌下去，每逢他的喉節一動，便發出咕的一聲。

美英對於他們的談話，始終是出聲的笑着

；因為她覺得智千問得俏皮而辭句又美麗；明心像傻子那樣的滑稽又瀟灑，更使她從心裏發出笑來。

於是彼此靜默了一回，但只數十秒鐘的過去，智千忽然把好奇而又正經的眼光盯住了明心，發出很沉滯的聲音說：

【老章，你幾乎使我不相信你是你了。】

【變了嗎？何從見得呢？】明心正喝着酒，不介意地說。

【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醉了？】

【醉了？你知道我有五六斤黃酒酌量，剛才二點鐘之前，祇喝了半杯威士忌，現在只喝了幾口黃酒，那里會醉？】說完，用舌頭向嘴唇四週舐了一回。

停了一晌，明心又對智千繼續說：

【我告訴你，小凍，我現在覺得需要酒，

我將把酒來濕潤我枯燥的感覺！不然我是沒救的了！』

『你是對於你和靜貞的離婚，覺得後悔了？』

『唔……那只是一部分的主因罷了。……現在我們喝酒吧！痛快的喝！』向美英望了一眼，

『呵！你怎麼不喝？白小姐！……小陳，看我的面子，痛快的喝吧！』說完，乾了一杯。

於是，各人的杯裏都空了，大家替自己洒着。美英抬頭向智千望的時候，智千正呆呆地町住着她，她很迅速地把視線避開，一層薄薄的紅雲，在她白膩的腮上泛出。

這時候各人的腦海裏有煩惱而複雜的思潮起伏着，都覺得懶於開口。

明心拚命悶喝着酒，使智千和美英感到除喝酒之外，沒有旁的事做，各人都盡量的喝着，除明心外，二人已慢慢地走向醉鄉。

這時候明心一斤酒已經完了。

『酒完了沒有？』他向二人問。

二人各看了看自己的酒壺裏，同聲說：

『沒有！』

『我的已經完了。酒不好！越喝越淡！我非喝威士忌不可！』他拿了瓶威士忌，把瓶塞取掉，滿滿的洒了一杯，喝了一口，滿意地說：『到底還是它好！有辣味！我現在只需要辣味呀！』於是又喝着。

這樣，說話開了頭，便使美英和智千忘掉了喝酒。

『密斯白，我很佩服你的藝術呢！』智千說，他的眼已經在發花了。

『我那里夠得上談藝術呢？』望了明心一眼，美英笑嘻嘻地說，『我是全賴章先生的提拔，才有我現在的地位呀！』

『喔……不必客氣了，白小姐！』明心覺得心頭一陣刺痛，發出奇怪的笑聲說；接着狠狠地喝了口酒。

『那是當然的，密斯白，你自有你的藝術，偉大的，神祕的藝術！在你的藝術的魔力之下，不知沉醉了幾許人呢！……』智千說着，似乎在回憶着舊事似的，停了一回，繼續說：『那天我看你演鴻鸞禧，到你拿了碗飯給那個窮秀才吃的時候的你的又愛憐，又羞怯的表情，像要止住而又制不住的笑，要前進而又退縮而終於前進的步法，以及當那窮秀才吃完了飯，把碗筷授給你的時候的你的那種伸伸縮縮的手，羞怯而含情的眼，真是把一個懷春時候的少女的神氣表演到維妙維肖了！……那真是不容易的事呀！……還有，你把鴻鸞禧的名詞改做窮秀才豔遇，可見你有新穎的思想！……這名詞都麼動聽呀！……還有…』



…】他閉了閉眼睛，想着。

明心呆呆地望着智千已經好久了，這時候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小陳：還是喝一點酒吧！這樣對於你的喉痛毛病不大好的呢！】明心說，聲音很輕，像是同智千開玩笑似的；但他的神氣却很莊嚴，在他不自然中裝出的自然的態度裏，更可看出他的內心的苦痛。

智千覺得如其在明心一句話之後，自己就沉默下來，好像面子上說不過去，而一定要繼續說下去，實在也說不出什麼來。於是他想出個圓通的辦洋來，自言自語地說：

【哦，真的，不適宜多說話，醫生也會對我說過。】於是他像有了落場的機會似的，微微喝一些酒，隨便夾了一點菜放入口裏。

變種智千的圓滑的手段，看入美英眼裏、着

實使她由心底裏生出一種感佩的力來。真的，智千的一切，她都找不出一點討厭的地方，譬如他的說話時的音調，就是那樣的美聽，幾乎每句話打動她的心弦，使覺到心弦在顫動而麻痺癢的有趣；他的笑，更是她永遠刻在心板上不會遺忘的美的印象。但她總覺得自己與他的中間，隔着幾乎不能從數目來記的遠的距離。她想到明心說的「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親見你們住過二次安樂飯店」，這一個謠言，使她非常吃驚；但同樣也使她喜悅。

像他們這種宴會，最容易生一種疑難的機會，使靜默的魔鬼光臨；這時候已經靜默了好久了。當然他們三人各已得着很長的時候去運用他們的思想，來到各人切身的事情上去。

恨命的把含在嘴裏的一大口酒嚥下了肚去，明心用力地閉了閉眼，說：

『聽說，你們倆已經由友誼而談到戀愛了！這消息非常使我歡喜，因為不失我當時替你們介紹的初意！』

二人頓時在已煖的腮上加了一層熱，尤其是她，她的微紅的腮變成緋紅了。他倆的視線不約而同的碰在一處，她很迅疾的隨即移開，一層羞怯的微笑在她的嘴邊展露了出來。

酒的熱氣在肚子裏蒸發，智千覺得比平時勇敢得多了。

『消息總是消息，怕不可靠吧？』智千在非凡的欣喜中，不知不覺的說了出來。接着望了美英一眼。

『你怕這消息不真？』明心說，有着一肚皮的火，可是只有往下嚥。

連續的，好幾次，當智千和美英的視線相接觸的時，像電光那樣的一股煖氣射入他倆的心窩

，在理想中的事實底下，他倆的心靈是沉醉了。

如同細針的尖頭，密密的包圍着明心的心頭，不住的刺擊着，這種劇烈的疼痛，使他哭不成而只有笑的份兒。

『哈……哈哈哈哈哈！……喝酒吧！喝！呀！』明心說着拿起了酒杯，湊上唇兒，半杯威士忌就乾了。他把空杯兒向二人揚了揚，說：『看呀！杯子又空了呀！』把酒杯放下，又倒滿了一杯。他的臉色續漸由緋紅而轉白。

『章先生的酒量很好呀！』美英說，『這樣好的酒量我真不多見呢！』

『謝謝你的稱讚呀！白小姐！』他覺得頭像慢慢地變重了，酒的熱氣續漸由肚裏升起，眼睛在發熱了。忽然，他的眼無目的地直向前面注視着，一聲痰從喉間涌出來的「噁霍」一響，接着他就如同狂了似的笑了一陣，『哈哈……哈！如其靜

貞看見我這樣的喝酒，她一定毫不遲疑說：「呵呵！一個時候怎麼好喝兩種酒！？你不怕傷了身子！？」……這是都麼討厭呀！我的身子是我的身子！於你何干？呵！討厭——但是都麼愛我的靜貞呀！』說着，他右手抓住了頭髮，閉着眼，張開着口，額的中央暴露出一條豎直的很粗的青筋。

二人見明心這樣突然的怪異的情形，都非常吃驚。美英當然是很能夠明瞭他突然怪變的原因的，可是除了給他一點憐惜之外，她竟想不出別的安慰他的法子來。智千是慌了，他不知將怎樣去慰藉他的老友。

『明心！你怎麼了？』他這樣問着，一邊伸手攔在明心的左肩上。

明心這時候像清醒了過來，說：

『小陳！我是不是一個懦夫，你看？』

『我不懂你說的什麼意思。』智千說，心慢慢

靜了下去；但對明心的話很怪異。

『我自己覺得我從前對於女人太懦弱了！我要把全世界的女人征服！從現在起！』

智千覺得明心又可憐又可笑。

『怎麼你現在忽然說起這句話來了？』智千一邊笑嘻嘻地說着，一邊很快的看了美英一眼，這時美英正扳着臉望着明心。

『因為我受女人的刺擊太深了！』明心說，兩手緊緊地握着拳。

『然而，這種事往往男子們自己不好，女子大多是被動的多。』智千不料這句話竟觸怒了明心。

『你知道？』明心狠狠地說，『這種話你少說點吧！我看你所知道的實在有限得很！』

『可是，這裡有一個證據：我看像靜貞那樣的女人是很可憐的！』智千也覺得有些忿怒了。

【呵！那是少有的！我……我心非常痛！】明心說着，呆了一晌，閉着眼。

【但是你總要給她一點安慰才好。】智千說。

【呵！呵！請不要再說吧！現在……我們喝酒呀！……你們的酒都冷了？】聲音是很急促，而且帶些顫抖的。

美英許久沒有說過話了，實在的說，她也沒有插入說話的機會。現在她看了看酒壺，說：

【差不多已經完了，只剩一些些，冷的也不要緊。】

一個思想很迅疾的鑽進明心的腦窩，他即刻說：

【酒完了添熱的也好！】

【但是已經夠了】

【不，看我的面子，喝個痛快！】他的眼死死的盯着她。

【哦……那末至多再半斤。】

【這樣很好！我也陪你喝黃酒吧！】

『老章，我請你原諒我，你算宥了我吧，不知怎樣的，我已經頭昏了，我想吃飯。』智千說。

明心看了看智千的酒壺裏，說：

【那麼你就喝完了餘剩的，吃飯吧！】回頭來向着美英，【但是你已經答允再添半斤了！】

【唔……】

明心從瓶裏倒出一杯威士忌，舉起了杯子，似乎很興奮地注視着美英，對二人說：

『你們喝完了餘酒，我去叫老媽子添酒和盛飯來。』

於是三人各拚命把酒灌到肚裏——明心是始終這樣喝法；美英和智千因為看看杯裏沒有幾許酒，一口就完了，所以拚命往口裏倒進，倒也很



覺得痛快。——明心一邊喝着一邊呆望着美英，臉色漸漸變成灰白，可是二人都沒有覺察。

美英和智千已經把餘酒喝完。

『喔！我醉了！』美英幌了幌頭，覺得有暈的樣子。

『越是醉了的人，越不承認自己是醉的；你沒有醉！』明心說着，站了起來，即刻他覺得自己的身子在幌搖着。這並不是醉的緣故，他很明白地知道，如其他要醉，除非再加上他今天所喝的酒的量數一倍，但這種像自己失掉了主持力那樣的身子的幌搖，很有些像酒醉的一般，只是他心裏很明白，沒有醉。他手撐着檯面，繼續說：『那麼我去叫老媽子盛飯及添酒來，恕我暫時失陪了。』

二人差不多都不很注意的說了聲道謝的話，明心搬動着沉重的二脚，像是很費力的，一方面

還留意着不使身子歪倒，慢慢地走出客堂。

『明心像是醉了昵！』

當明心跨出門口的時候，智千似乎自語着，又像是對美英而發的，這樣說。

『真的，他喝得太多了呢！』美英這樣連下去說。

這時候客堂裏只剩下他倆了，他們覺得室內的空氣續漸緊迫攏來，甚至像繩索一樣的慢慢把他們綑住，他們的舉動失去了自然，他們的口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東西封鎖住了，各人覺得自己的心頭勃勃的跳着，偶然不自禁地望了對方一眼的時候，便幾乎聽出了自己心頭的跳動聲。彼此等待着對方的發動，而終於大家都失望，靜寂佔領着全室。

她裝着頭昏的模樣，兩手靠在檯上，頭埋在兩臂之間。

她的頭髮是黑得帶些棕色，長長的，蓬鬆的散披在兩臂和頸與背連接的地方，不管牠是天然的，或盪成的，牠總是波浪式的，惹人愛悅。她穿着一件淡綠色的綢旗袍，袖口很小，而且短得遮不住臂彎，緊緊地裹住着她的粗得合度的白膩的臂膀，因為她的臂膀是彎放着，所以格外比平時粗，幾乎把緊小的衣袖要脹破似的。看了露在衣袖口邊的她的一段臂膀，高高的凸起着，令人聯想到著名的泗涇肉粽。

——他看着，看着，癡迷地看着，他的心房像被追迫着的小青蛙，不停的亂跳着。他願意他的任何一隻手或是嘴唇在一觸她的肉粽似的臂膀後，他的生命就此完結。可是他只是想，一種不可思議的薄幕張在他眼前，終於他只是癡呆地望着。

她覺得這種沉寂使她的心弦顫動。她欣喜，

爲了她所冀待的沙漠中的淡水；她恐慌，一種虛驚攫住了她。

【密斯白………】

忽然她聽到了一種顫抖的聲音。這聲音很輕，很輕，幾乎一疏忽就會聽不出來，但是這樣的有力，當一鑽進她的耳鼓裏的時候，立刻，她的心房像受着了烈日的薰射，隨着她的腮也感到發熱。

她羞慚地抬起頭來，發現他正微紅着臉呆望着自己。她想重把頭伏倒下去，可是覺得這種舉止失當；在她這極短促的一思索間，好像羞怯的心靈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她竟自己也不相信的不轉眼的對望着他。

【密斯白，我實在愛你呢！】他說，好像是很莊嚴的模樣。

她不知道將說什麼好，用上排的門齒咬着下

唇，不好意思地慢慢低下頭去。

【密斯白！剛才明心說的外間對於我們倆的傳說，真使我欣喜！可是我也非常沮喪——你可懂得我們意思，密斯白？】他用一種男人們常常用來對女方求愛的誠摯的話聲反像很痛苦而渴望的神氣說。

她驟然地抬起頭來，望住他的眼，把頭點了點，輕輕地說：

【懂得——我像你一樣】。

【像我一樣的愛你——你愛着我？】

一種興奮，喜慰而含着一分疑懼的神氣，在他的臉上展露出來。

【是的。】他又點了點頭。

像一個窮得怨活的窮漢發了注橫財似的疑信着遭遇，他幾乎發狂地喊：

【呵！美英！】這聲音把他的一顆熱愛的心完

全表演了出來。

明心慌張地闖了進來，他用驚惶的眼向二人望了一下，他的慌亂的心靜了下來。

『什麼事？』明心問。

『沒有什麼！……』智千說。

『我聽見一個很重的聲音在喊！』

『沒有……你醉了！』

『我很清醒着！我親聽見你在喊：「呵！美英！」這是什麼意思？』他想：唯有我才可用「美英」兩個字！

『真的，章先生，沒有什麼事！陳先生也沒有喊過什麼！或者你真有點醉了』美英說，他很心虛。

『唔…唔…』明心很沮喪地發出很細微的呻吟聲，一邊走近他原來的座位，萎頓地坐了下去。

『好吧！飯在盛來了，酒也在盪了！』

於是，一切又歸沉默。

一種恐怖的神色，現在明心的臉上。他的眼球變成殷紅的，可怕的颜色，他的臉更顯出缺少血分的灰白。他時常把視線滯鈍地射到美英的臉部。

室子裏的空氣是熱烈的，悲痛的，濃厚的，像死那樣的靜寂着，一個四五分鐘的時期馳過。

老媽子端着一隻盤，裏面放着下飯的大菜和湯，一碗飯，二壺酒，她一邊留意着不讓碗裏的湯翻出來，一邊慢慢地走進來。把盤裏的東西拿出來放在桌上，更把桌上的空酒壺以及吃空了的碗盆，放進盤裏。這樣交換了之後，就端着盤回廚房。

『那麼請恕我先吃飯了！』智千說。

『請便！』

『不要客氣，陳先生！』

於是，吃飯的吃飯，明心和美英各自洒着酒

高高地舉起了酒杯，目不轉睛的望着美英，

明心說：

『白小姐！祝你的前途光明！請，請全了這一杯！』話聲帶着一種哭調兒，說完狠狠地乾了一杯，立刻面上顯出微微的難過的模樣。

美英覺得明心的話沒頭沒腦的很奇怪，可是她不得不回答說：

『謝謝你，章先生！』說着也把酒灌入口裏，接着，皺了皺眉頭說，『怎麼，舌頭怪麻的！』

『怎麼？舌頭麻！』智千慌着問。

『…是的…』美英說。

『大概是太場了吧！——我很有這種經驗，酒盪過性就拿來喝，會使舌頭麻的！而且……你喝的太急了，是吧，我的不場，我們可以調來喝



！』明心說，他竭力裝着鎮靜，可是總不能完全遮蓋他的慌亂的神氣，他把自己的酒壺和美英的對調了，酒滿了一杯，像嘗冷熱似的用舌尖舐了舐，說：『不是嗎？我曉得太燬了，真的有些麻……呀！』

『這倒很對的，密斯白，我也有一回，不知在那里喝，我已經忘掉了，酒非常燬，我又性急，因為我興致太高了，那真盪得我的舌頭哭笑不得的呢！』智千一邊嚼着飯，說到後來就笑了。

『哈哈！哈！你！你這個人倒很滑稽呢！』明心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智千說，狂笑着，在這笑聲裏，含蓄着恐怖的慘痛的聲音。

但是智千和美英都沒有深切地覺察到明心，他倆正被一種情緒攫住着，而且他倆都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密斯白呀！我很佩服你呢！你酒量比我好

！我醉了，真的我有些醉了！我見了飯竟惹氣！』智于說，用筷擊着碗，發出得得的聲音來。

『我也是這樣呢，我有些頭昏了！』美英說。好像一半爲被獎勵而得意，更由得意而驕傲：一半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如同被牽制着，她滿滿的斟了一杯，。拿着杯兒覺得並不十分暢，便微笑着，望着智于，像要表示自的酒量不弱似的、一口乾了一杯。『呵！還有些麻呢！』

『哈…哈…哈！』明心大聲地笑着，笑得連身子也輓動起來，眼睜着美英。跟着他的笑聲，他的淡灰色的臉上起了一層薄薄的微紅。笑停了的時候，他覺得非常乏力，臉上的微紅也續漸退去，他又斟了一滿杯酒。

二人覺着明心完全失了常態，怪異地望。明這時候，室裏的空氣非常沉悶而且緊張。

『呵！肚子…痛！』美英覺得肚子微微地作痛

，在疑懼中，她很響的喊了起來。

『肚子痛！』智千像着慌張地問，『是不是老病？』

『不…不呀！！一向沒有的！…呵！痛！』

她繃着眉，用手捧住腹部。

『哈…哈…哈！』明心凶惡地笑着，望着美英，『是不是像斷着肚腸那樣的痛呀？』

『……』她不說什麼，祇點了點頭；接着，她便如發現了自己受了騙似的，把眼瞪住着明心

如同經過了久戰而終於獲得了勝利一般，明心的臉。現着得意的神情，說：

『美英呀——讓我再稱你美英吧，你是中了毒了！』

『呵！——』一聲怪異的，悲痛的叫聲，在她的口中發出。

『呵！毒！』智千站了起來，驚恐地望了明心一眼，接着便向着美英，『送醫院去！』

『但，小陳！你不必煩勞！』明心一手把智千拉住了，智千莫名其妙的被迫着重又坐倒下來，『小陳！現在讓我告訴你吧！我愛她，我發癡地愛着她！但在我對她發生愛戀之前，她先把愛來引誘我，我被感動而愛上她之後，她更竭力的獻媚，而我是着迷着！我忘掉了一切！我更像在黝黑的世界裏，我看不出一切一切都黑黯的！唯有她！她呀！像一顆明珠！我能夠看見她！也唯有她，我能夠看見！我需要她，因為唯有她，才使我覺得生命的寶貴！——但我一點不覺察她是爲着她自己而蒙着虛偽的假面具來同我週全的！後來她又說她願意嫁我，要我和靜貞離婚！你仔細地想一想呀離婚！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呀！』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唉……！我想不到靜貞竟爲了我肯犧牲

她的一切！她明知我戀着別人，而經我幾次的向她提起離婚之後，最後一次，她竟說：「可以！爲了我愛你，我不願你爲了我喪失快樂！更爲你的名譽着想，我也不願把我們的離婚，宣揚到人間去！」呵！我當時是何等凶惡呀，我像一個沒有理智的惡魔！我對於她這種好意，一點引不起我的感激！」說着，他的眼迷惘地向前無目的地直視着，像正回憶着他的過去，繼續着說：『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這是都麼感動我的聲音呀！——在我現在想來！她臨走的時候，她抱着文珠，哽咽着對我說：「明心呀！世界上不要貞操的婦人對於你們男子是不覺得寶貴的；因爲男子不是天下少有的東西呀！你是在夢裏！你一點沒有覺察！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惡夢呀！但無論這夢是長的，或短的，你終有夢醒的時候！那時候我將見你哭着跪在我面前，向我懺悔！」……

…聽呀！你！這是一種都麼悲慘的聲音！』他把「音」字咬緊着牙關從齒的冷隙中狠狠的哼出，他的一隻手伸到口邊，狠狠地咬着大指姆尖頭上的外皮，他瞪着眼，神色是這樣的凶惡，令人畏懼，可是也很可憐。

智千只呆呆地望着明心，他的一切思想，這時候全被他對於明心的同情攔住了。但，當明心說停了話，在一輕瞬的時間，美英伏倒在檯上，震搖着身子，繼續的發出來的喊痛的聲音，刺擊着他的耳鼓，他的全思想又轉移到她的一方面來。可是明心不待智千有所發動，他舉起了酒杯，向着他，繼續的說：

『老朋友！多年的老朋友！你知道！我並不是無端的喪她一條命！這是出於我愛她的原故呀！縱使她是這樣的欺騙我；我總發癡地愛她！但是呀！現在她連虛偽的外皮也脫下了！——可是我

是不以為她以前對我是虛偽，我只當她現在變了心！我一來對不住靜貞！二來對不住文珠——呵！可愛的小文珠！三來因為我愛她！我說過，她是我的靈魂！我沒有了她，也就沒有了我！這並不單就我活着的時候說的，我死了也同樣的需要她！我現在需要死，爲了愛情，爲了她，我實在需要死！我要她陪同死，這正是因爲我愛她！我不願有別人佔有她！這也不是我的自私！我爲了她而怨活，我就拖着她一同死；這是很公平的！……而且，讓她也得一個切實的教訓，知道人生不過是個夢罷了，在臨死的一剎那間，誰也不能帶一點人間的寶物到死裏去！……』他說着，忽然像想到了重要的事似的，『呵！老朋友！我幾乎忘掉了哪！趁我現在活着，問你一聲，請你老實的告訴我，你同她有沒有愛情發生？！』

智千像很過意不去的向他點了點頭。

『好吧，那麼，老朋友，你是有着豐厚的財產，即使你不向她顯示你的愛，她也曾來尋上你！但，她是真愛你嗎？老朋友，這是像她從前來誘惑我一樣呀！以前她爲了要名，現在她名有了，她用不到我了，她進一步的要錢了！於是來尋着你！我想你一定被迷住了！這像我一樣！但，老朋友！我把經驗來告訴你，只要她感到需要別一種東西，這東西是你所沒有的時候，她就像舊襪子那樣的把你拋掉了！這個你只須拿我來做參攷，你就明白了……』像受了個突然而來的打擊，緊閉了眼，很快的喝乾了杯，『老朋友！這種酒……』咬着齒，縐着眉，『裏面放着硝鎊水的，……分量不多，但儘夠叫人爛掉肚腸！……呵痛！……』

當他說着話的時候，美英伏倒着，一面用兩拳拚命的摩擊着胸腹部，一面簡或的抬頭狠狠地



盯着他，這時候她瞪着眼把她所有的惡氣集中在她的兩眼珠上面，望住了他。

『你！……』她狠狠地說，但像被痛苦壓制着，說不下去，淚水像雨點般簌簌地落下。

『我！我終於制服你了！我沒有拿槍來打死你的勇氣，我終於用酒來弄死你了！我爲了你，時常用酒來燒愁！現在更用酒來成全我的願望，所以我到死也說酒是好東西的！……呵？……痛……但說公平的話，你所受的並不是失當的懲罰；而我對你也沒有過分！』明心說着，兩手按住腹部，像要把所有的力集中在兩手，把壓力來減少痛苦。

眼看着二人纔漸地走向死途，智千像夢醒了似的站了起來。

『我不能看着你們死！叫醫生來是我的責任！』智千說着離開座位，趕向門口。

如同一隻受傷了的猛虎，鼓足了殘餘的勇氣，明心撲向智千。在二人掙扎和拉牽之間，那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這聲音像牆的倒塌，使室裏的一切都應響着微微的幌搖。明心乘機把門上彈簧的暗鎖鎖上了。

『……小陳！在一般的人道上着想，固然，你見死不救是不仁的！但，你不想，如其，即使救活了我們，你就破壞了人家的願望！而且以後的死的機會隨時可有！——至多你救了她一個！但事實上也不可能的……無論高明到怎樣的西醫，終不能拿出被硝錫水浸爛了的肚腸來洗淨及割補！……我更不願在我最後活着的短促的時間內，多看見任何一個人！……我們——我不管她願意不願意——是等待着死神的光臨，別的不想什麼！……』

突然起了一陣急切的敲門聲，室裏暫時靜了

下來。

『什麼事？……少爺！什麼事？』

老媽子的聲音，急促又喘氣着。

『死了人了！快進來！』智千大聲地喊。

『沒有什麼！他……他騙你！……』明心顫聲

喊。

門微微地動了動，像外面在推的樣子。

『開不來！裏面有暗鎖！』老媽子的聲音。

『呵！』智千撥了撥暗鎖，終於開不開來。

『哼……』明心從鼻孔裏發出像勝利了的音，一邊繃着眉頭，歪着嘴，用拳槌着胸。

外面聲音靜了，只像有急促的腳聲從近而遠，到一些也聽不見。

『小陳：我感激你，但我比感激你更深切的恨你！……』明心顫聲說，面上現出死的灰白色。

。

羊英瞪着眼，張大着口，兩手時而擊着胸，時而抓着髮，臉色白得令人恐怖，哭泣着向智千說：

『你…你救…救我吧！我苦……我痛…死了？……救我呀！……』

智千眼紅地望着她，最後他向門打量了一回，他很快的拿了隻椅子，向門拚命擊去！但門上只顯出二三個凹點，椅子的四只脚已斷了一對。他慌亂地搓着手，更望了望放在方桌兩邊的兩隻有靠手的重笨的椅子，他像搶似的跑走拿了一只過來，高高地舉起了，想再向門擊去；但被明心拉住了他的手。

『你！……強盜！……你剝奪了我的一切！……你毀壞我的東西！……』明心咬着牙狠狠地說，一邊從褲袋掏出手鎗，對準着智千。

智千萎頹地放下了椅子，露着悲傷的神氣望

着明心。

一陣劇烈的疼痛，明心急忙用手去摩擊胸腹，手槍在這時候墮在地下。智千很迅速的拾了起來，對着門放了二響，頓時門上現出二個焦洞。

『呵！……你不能救活我，請讓……快一點死呀！……我受不了了！……打死我吧！……呵！……』美英發出悽慘的斷斷續續的聲音哀求。

智千回頭來向她望了望，接着依舊對門放着鎗，再放了三響，鎗彈完了。

悽哀的呻吟聲，充滿着全室，美英雙手捧住着腹部，把頭伏在檯上，痛哭着，她是絕望，悲哀，懊喪，她深切地恨着明心，可是有時忘了自己的對他表無限量的同情。但一轉眼短時間後，又覺得自己的矛盾，她想用力地嘶喊，她想把胸中的苦痛，懊喪，盡量地喊出來；但她簡直不能

稍微地用一點力，連呼吸也覺到非常阻塞，她說不出話來。

像一只垂死的懶貓，明心懶洋洋地背靠着門，慢慢的，慢慢的，身子匍了下去，在他的臉上，如今是一絲也找不到血色了，他沉重地呼吸着，他的眼像割下了重又裝進去的那樣一些沒生氣地圓圓地睜着，先望了望智千，而後射向美英，最後無目的地向前瞪視着。

智千真不知道自已將怎樣才好。他看看明心，更看看美英——他們都死了！怎麼辦呢？一個子當着這一齣絕頂的慘劇！一種恐怖的液汁在他的血管裏流動，他禁不住閉緊了眼，更用兩手遮掩着眼部，他想即刻超越這充滿着悲哀的恐怖的世界。

忽然的，門外起了一陣脚步声。這聲音是雜亂，急促，沉重，很迅疾的不久就逼近門口接着

。門就受着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開門！明心！開門！』

這話聲像小動物被迫着垂危時喘氣着發出的叫聲，而且非常尖細。

『呵！她！靜貞！』明心像觸了電似的一怔，  
『呵！呵！她來了？這個時候她竟來了？』

室裏的一切又轉換一個局面：美英的呻吟着呼痛的聲音略微地低了一些，她突然的抬起頭來，一縷驚慌的神色，在她苦痛的慘白的臉上現出。智千像一個雨落裏的蒼蠅忽然被微風吹到了牆上或是什麼可以躲身的所在，一綫希望之色在他的臉上活躍着。

『明心！開門！』

門外尖細的婦女聲音又響了一陣，可是這一回那聲音是帶着哭的顫抖，而且，同時還夾雜着小孩的哭喊聲。

『呵！靜貞，文珠，你們都來了？』明心流淚了，他爲她們的來而流淚了他痛苦地支撐着，他想爬起身來，而這時候他的力氣是這樣的微弱，起來了又跌下去，終於智千給他扶了起來，放在四方桌左邊的一張有靠背的椅子裏。

『少爺！快快開門呀！』

老僕婦的聲音，高聲地喊着。

『有沒有鑰匙？快拿給我！』智千慌着說。

明心躊躇了半響，不出聲的從袋裏掏出一個小小的鑰匙，授給了智千。

門開的時候，像拆去了水閘似的，靜貞抱着文珠沖進來，老僕婦後面隨着。

傾刻間，室裏的空氣加緊了幾多倍。

她，靜貞，在紊亂的屋子裏，她只見到明心一個，他是吃驚地望着他，她幾乎不相信。眼前的對像是真的。這樣他倆彼此對望着經過一個



很長的時間，她像受指使的把文珠(哭着)授給了正驚慌得發抖着的老僕婦，她覺着鼻腔起了一陣酸痛，眼兒發熱着，一手像抓東西那樣的捏緊攏來，一手同樣的握着拳放在嘴邊，她把充滿淚水的眼睛任着他。一回兒，她喘着氣急急地趕近他，把兩手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肩頭，對面即站在他面前，這時候淚水像廊簷裏烱冰那樣的掛下來。

『明心！你……你怎樣了？！』

她看着妻這樣的對着自己，明心幾乎痛昏了過去。他是愧慙，悲哀，痛傷，他的眼失神的望着她，他的兩手戰慄着捏住了她的兩臂。

『靜！……我覺悟了！……』

『你……身子……怎樣了？』

他像沒有聽清楚她的話。

『靜！…如你所說：我夢醒了！…怨我，靜一怨我沒有力…向你跪着…懺悔！』

這時候，呵！一種恐怖的聲音，如同一隻小羊，或是一只貓在絕命時候發出的淒哀的最後的一聲，各人——除出靜貞——幾乎都要把雙手掩住耳朵，重重的掩住，不讓這聲音跑進耳鼓裏，——這時候美英從椅上跌倒在地下。什麼是彎彎的細長的眉？什麼是秋水般的眼？什麼是櫻桃般的嘴？什麼是蘋菓般頰？什麼是凝脂般的皮膚？這時候她們到那里去了？有的牠們還留着，在一個死屍的身上，她還是個美人嗎？呸！一個死鬼！一個臉色發青，嘴角上淋着血的可怕的死鬼！——還有人愛她嗎？有的！明心！只有他！

『呵呵！……美英！…美英哪！……』明心哭了，大聲地哭了，像個女人，『你…你先去了？哭得非常有力，而且因這一哭而哭贏了他原有的氣力。他別的站了起來。可是就這一起立的功夫，他又把所有的力完全送掉，重又倒了下去。他

把充滿着亮晶晶的淚水的眼睛，乞憐地望着他的妻：  
：！『靜！我的愛人！你成全我在前，我…我求你始終成全了我吧！…我愛她！…像愛你一樣！……我見她死，我不忍！不讓她死，我不滿意！……如今……呵！如今她死了！我求你…求你讓我再有一吻她的機會，在我這一生，向她求恕！……』他捏住了她的手，『請扶我過去呀……』

像一個淚人兒，哭傷着，靜貞望着明心，更惡狠狠地瞪着死屍一眼，猶豫着。

『靜！請不讓我失望呀！……扶我……』

一陣心的爆裂，如同喝茶酒那樣的喉嚨裏起了咕的一聲，她用很力的扶起了他，走向死屍；可是她的眼不願作增重她心痛的事情的傳達者，她的頭背向着死屍。

如一座山那樣的重力，他的嘴親着屍的淋着血的嘴。是甜的，鮮的，熱的，生命之泉的，他

吮着血，辨着味道。他的嘴邊滿染着血漬。

『美英呀！……我愛你，…我求你恕我！』他雙手捧着屍的頭，窺住着屍的睜圓着的兇惡的眼說。

當然沒有回答，她是不願再對他說一個字了

妻扶了他起來，他發現了智千正悲哀地把同情的眼光射着他。

『小陳！……大概你不會妒忌我當你面親她的嘴吧！……這時候？』他說，一縷勝利之光在他的臉上泛出。妻頹唐地扶着他，重把他放在原來的椅裏。

『快救他！他吃了硝鎊水！』智千好久以前像入了魔界似的，這時才恢復了他自己，用連珠似的急切的聲音說。

『呵！怎麼辦：……天呀！這叫我怎麼辦！』

靜貞像受了雷殛那樣的，如同自己已死去半個，哭着喊。

老僕婦明明不懂得什麼是硝緞水，她看了看各人的臉色，不覺也着實憂急起來。

『好好的小爺……怎麼要尋起死來呢？！……嗚……嗚……』說着老眼淚像她洗碗時候碗底上瀉下來的水一樣，簌簌地掛下來。

『立刻請醫生來，或者有希望！』智千奮勇地說。

『那麼……呵！……那麼請你馬上就去……近處有個善濟醫院……請無論如何要拖着醫生來！』靜貞哭求着。

『好！』智千更奮勇的說着，像飛一般的跳了出去。

屋子裏三種哭聲和一種呻吟聲，混合着，組成一個悽慘的世界。

靜貞望着他，搓着手，想從兩手心的磨擦中得一些生計；更看着老僕婦，正一手抱着文珠，把一只空暇着的手揩眼淚。

『我們抱他到樓上去！』靜貞指着明心對老僕婦說。

『不！…請不要這樣，…我自己知道是沒用的了，…我怕動！』明心說，他的兩眼睜得特別的大，瞪着靜貞。

『但我不放你這樣，你很苦，我要把你安靜地放在床上！』

『我怕動…靜！謝謝你，…我怕動，動了就格外痛！…呵！痛死了呀！……』他說着，一陣子咬着牙，竊着眉，雙手緊緊地捧住了腹部。

『呵！明哥！…明哥！……』她。一個發了瘋的人似的，她抓住了頭髮，躲着脚，憤不能高高的跳幾跳，

『靜呀！……我知道，我深深地知道，……你是發狂的愛我；但，靜！我負了你了……我的環境把我變成個惡魔，……我不知道自己是自己，……我把自己竭力摧殘着，我更殘忍地摧殘着你！……那時我沒有理智，也沒有靈魂好像就只剩了一個凶暴的軀殼，……一切都受着惡魔的牽制……靜！我愛你，……最近我慢慢恢復了我自己的時候，我時常淌着淚懺悔我的過去！……我更覺得我的罪惡不會就那樣簡單的因我的懺悔而洗去，……良心的責備，比現在更是痛得難受！……我想偷偷地一個子自殺，但社會要笑罵我，雖然社會並不需要我這個人，我將被譏笑是一個懦夫！……現在，我拖着地一同死，我正是爲表示我還有一點男子的氣概！……我對世界並不留戀，一些也不，世界所給予我的，我一切都要詛咒！……如其世界上沒有你，文珠，我將更豪爽

一點的顯出我是個男子，……我早更痛快的死了！……然而呀！……我留戀着你們！……我現在覺得我不該就這樣的拋棄了你們！……靜！……我雖淌着淚；但我還不能完全表演出我的一顆受傷的苦心！……我，現在……我祇希望把我的靈魂……暗地裏保佑着你們！呵！靜！我的心碎了！……聽！這一嚮是心的爆裂聲呀！……』他的臉上充滿着死的光彩，像紙錠灰那樣的灰白的顏色，他的將成爲最後一次與世間的空氣相接觸的淚水，像泉一般的從眼眶裏湧出。

事實是這樣。唯她有哭，她說不出什麼話來，有的，有着像太平洋裏的水一樣多的話，她要說，可是從那一頭說起呢？她唯有哭，她的哭，代表了她的心，以及一切她所要說的話！她顫抖着手，替他抹着熱的淚。她自己的兩腮像在雨落裏的花瓣，可是她想不到——萬萬的想不到。她



從心的深處發出：

『明哥……明哥……』顫抖的叫聲。

每一陣叫聲，像直接的打擊着他的心坎，他想要獅子那樣的叫，老虎那樣的嘯，但他沒有氣力。

老僕婦不忍看這一齣慘劇的動靜，她慢慢的轉動着她的三角式的眼，她就重新發現了圓檯邊的死屍；立刻她的小紅的鼻尖筆直的豎了起來。「這東西！」她心裏這樣說，有些駭怕了。但這像辦喪事人家死了一只狗或是貓一樣，並不能引到人家的深切的注意及同情；她一陣子被文珠哭着搖動她的身子，她早把這一些些的駭怕的心意不知拋到那里去了。

『文珠；……我的小文珠；……』明心用全力叫喊着，望着文珠，又是一陣劇烈的疼痛。

靜貞從老僕婦的手裏抱過文珠，親了幾個吻

，放在明心的膝蓋上。

【爸爸！】文珠像哭得疲乏了，又像得着了什麼安慰似的，哭得鬆了一點，兩個發着亮光的烏油油的眼珠，全神貫注的盯住着她的父親，一隻右手的食指（像小結長生菜那樣的大小）放在嘴裏，發出輕細的，乞愛的叫聲。

明心像一個夢遊者似的瞪着眼，慢慢的，慢慢的，舉起手來，撐開着手指，捧住了文珠的滿染着淚痕的白膩的兩腮，他的嘴續漸湊向她的……

突然的，靜貞很迅速的從袋裏摸出一塊手帕，拿來揩去了明心嘴邊的血漬，很細心的揩得乾淨了，隨即把手帕任意拋在地上；同時，他的神氣顯得異常莊嚴。

又是一陣從心裏發出來的劇痛，明心很剛毅的說：

『好吧！不要讓那女人的血染上了我們文珠身上！』他很有力的吻了文珠一下。

這一次明心的興奮，正如一盞油燈在油完了的時候發出最後的十足的亮光一樣。他覺得嘴裏痛得幾乎麻木，精力也像完全用盡了似的，他的眼黑續漸翻上頂去，神色是完全像死了的一樣，只是還短促而急切的呼吸着。

『呵……明哥！……這怎麼好呀！……』靜貞蹬着脚，大聲地喊，接着回頭向着老僕婦，『顧媽！……快…趕快去叫醫生！……』

老僕婦來不及答應，隨即飛跑出去。

靜貞抱起了文珠，望着明心發呆；但拚命哭着要他父親抱，好像就是坐在他身上，也就心滿意足。靜貞躊躇着，望望明心，又看看文珠；她不知將怎像才好。最後，她唯有向他的女兒求原諒：

【小珠！你……你不知道嗎？……你的爸爸苦……呀！他……他不能抱你！……小珠！……】

可是文珠小小的心靈裏，還沒有原諒的意念存在，他從來不知道世間有原諒這一回事，他也從來沒有原諒過人家。他不說什麼只是哭，越哭越厲害，好像寧可把喉嚨哭破，否則叫她父親抱一回。

怎麼辦?!…呵!怎麼辦?叫她怎麼辦呢?真的，她有些惱怒了!她想重重的打她的女兒，從頭頂上打下去，一下打得她頭和腳一樣平讓她哭不成!但這不過是她在想而已，她從來沒有這樣重打過她一次，就是連輕的也沒有打過。看看明心的神氣，越看越使她害怕;她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她也哭了，大聲地哭了。在哭聲中，她帶怨帶罵的說：

『醫生！醫生還不來！世界上的醫生都死了？！』

這時候母女倆哭着，明心睜圓着眼，眼黑纔漸地向上翻着，簡或因她們倆的話聲及特殊的舉動而眼黑恢復常人的狀態，但只一剎那的時候，又翻了上去；這時候只剩下一條線那樣的粗細，在上眼皮的下面聯接着上眼皮；他的身子脫力地輓動着。

『呵！天呀！天呀！你不能叫他死呀！他是一個女孩的父親！一個婦人的丈夫呀！』

她瘋了似的喊着，把文珠放在一張靠左邊牆壁的椅上；等她回轉頭來看明心的時候，明心的身子正向前像瞌睡了似的攏着；他馬上撇開了文珠去攙扶明心的時候，後面起了嘯的一聲；她再回頭去看文珠的時候，這時候文珠跌在地上匍伏着痛哭。

『天……』她說不下去了，一個硬塊似的東西塞住了她的咽喉。她扶着明心，覺得她身子。重了許多，她把他的頭抬高了看的時候，她的身子便立刻浸入了冰水裏面，她的心。立時沉了下去——或者說升了上來，從喉間而嘴裏，而被嘔吐了出來。

『呵！……明心！……明心！』她拚命搖着他的兩肩，哭着喊。

可是，他是永遠不會再對她說一句話，或看她一眼的了，他如今已是超乎人類的東西了。或許他這時候正望着她，也或許他正痛哭着，但這是他的靈魂，她所看見的是他的暫時借用的軀殼；而那軀殼是這樣的可怕，青灰的臉，歪着的嘴，紅的帶紫色的血，沿着灰白的嘴角上淋下來。

文珠在地上打着滾哭吵着，一則因為他堅持着要達到叫父親抱的目的而到底是失望；二則她

從椅上跌下來的時候，着實碰痛了頭；三則她看了父親現在的神氣，想起了以前父親和母親時常把來恐嚇她的鬼怪；她像不要小性命似的，提高了嗓子哭着，也不怕小喉嚨脹破。

靜貞真瘋了！她也聽不見文珠哭的聲。只看見明心的美麗的軀殼——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二次發現人類中有這樣美麗的軀殼；她第一次發現是在最先認識明心的時候，那時她驚奇地想：世間有這樣美的人？可是他現在所發現的，又和第一次所發現的不同：這種美麗是自然的，非人工的，像青灰的臉色，沒有眼黑的眼，灰白的嘴唇，淋出來的血，這些，她都認為世界上最美的人才有的東西！

她抱着他，讓他像一把掃帚或一根電桿木那樣的被扶着立着。她親他的嘴，把所有的淋出來的血盡量地嚥入肚裏去。那是「甜的，鮮的，生

命之的泉」，血的味道。這一個吻，她是用足了全方，拚命的吸着的，長長的一吻，等到她的嘴離開他的以後，她覺得非常乏力。她把他重又放下來，讓他像泥菩薩那樣的靠坐在椅裏。於是她重又開始哭了，抽抽噎噎地哭聲非常輕，她更用輕輕的，像剛從夢裏醒來帶着倦意模樣的聲音，不慌不忙地說：

『明哥！你就這樣的撇開了我們，撇開了全世界的人們到天國裏去了？你爲什麼不說話了呢？你也不忍把你的被愚弄的過去說給我聽了？你的眼珠怎麼不見了呢？你不忍看見我嗎？明哥！你快說話呀！你快再看我一眼呀！明哥！你真這樣的忍心嗎？』說完，又搖着他的軀殼。

這時候她像久病初愈般的精神又興奮起來，她又大聲地哭了。哭得厲害的時候，她便把頭埋在他的軀殼的膝蓋上。



偶然的，無目的地向圓桌上一看，在狼籍的杯碗堆裏，她發現了一把手鎗（她不知道是空的），他靜靜的向着它注視了一回，立刻。站起身來，奔向圓桌，她拿起了手鎗，對準了自己的胸口，顫聲地說：

【明哥！…等着我吧！】

撥動鎗機，她立刻倒身在地下。

十數秒鐘之後，她聽見了文珠的哭聲。她開始懊悔起來；尤其因為她沒有遇到明心的靈魂；她哭了，她也聽見自己的哭聲，她試把一手放在頰上，覺得有些暖氣，她不禁奇怪起來。她更試把眼睜開，最先映入他眼簾裏的，是頂上的天花板。他坐了起來，摸摸胸口，並沒有什麼洞眼，更看看，也沒有血跡。他別的跳了起來，抱起了文珠，拼命吻着他的小頰。文珠啞聲地哭着，叫：【媽呀！…媽呵！……】

『可憐的小珠！小珠！』他哽咽地說着，更重  
力地吻着文珠。

那時候他竟如換了顆心，她忘記了她的明心  
；直至現在，她像夢一般的醒了，她很迅疾地抬  
頭去看明了。這時候明心的軀殼歪着靠在椅裏，  
不是那椅子有很高的把手，他早就跌下地來了。

於是，他恢復了三分鐘前瘋狂似的他，他抱  
着文珠，很快的走近明心的軀殼的左邊，呆呆地  
望了他一瞥，一陣心的爆裂，淚像潮一般地湧出  
。他更望望文珠，哽咽着說：

『小珠！……叫一聲……你的爸爸呀！』

『爸爸！』

文珠輕輕地叫了一聲，不聽見回答，便又響  
一點地叫：

『爸爸！』

當然還是沒有回音，文珠又發脾氣的哭了。

『小珠，可憐的小珠！』靜貞一邊更痛傷地哭着，一邊兩腿像乏力似的蹲了下來。

她的右腮貼着屍的左腮，她的左腮貼着文珠的右腮。她把眼慢慢地閉合攏來，她的一顆暴燥地跳躍着的心，這時候像將停時的鐘擺那樣的慢慢靜了下來；他的腦海裏這時候一層層地起伏着繁亂的思潮，他拚命想抓住了任何一個思想，去專一的加以詳細的分析；但不可能。

文珠哭停了，他很好奇地斜着烏溜溜的眼珠，睨視着她的母親和父親，一邊把左手的短小及細白的食指含在嘴裏。

屋子裏一切都靜寂了；活的人可以聽出活的人呼吸聲來。

那個被大家所遺忘了的著名女伶的嬌小（但是可怕）的屍體，靜靜地橫躺在對門口的圓檯的腳邊。

## 打 劫

這是一個暴風雪之夜，每一陣風在空中播動着的時候，便連着發出呼呼的嘯聲，棉花般大的一顆顆雪球，趁着風勢密密地飛舞着飄下來。地上已經堆着二寸多厚的積雪了。

在某都市西面僻靜的一個所在，一座高大的洋房旁邊，一個黃包車夫蹣跚着坐在車的踏腳板上。他是戴着一頂沒有邊沿的氈帽，他的四寸多長的亂髮，從帽頂上一個破洞裏鑽出在外面。在他的一件七洞八穿的薄棉襖外面，罩着一件雨衣，他的腳是被一雙露出腳尖的草鞋裹住着。

他週身被蓋着一層薄薄的雪，他的車蓬上的雪比較更厚得多；遠遠裏望去，真像名手捏成的

雪人和雪車，而這個雪人是會抖動的——很久的抖動着不停！

他的上下牙齒相鬥着，如同鷄在磚石上啄米吃一般的發出得得的聲響，他的身子顫抖着，像車過參差的道路時一樣的顫簸。

他想即刻把車子去退還車行裏，自己就跑回家——北面一個草棚去；那里雖偶然也有雪花從孔隙中飛進來，可是比空坐在露天好得多了。但這個思想在短促的一瞬間就消滅，當他想到了他的六十多歲的老娘這時候該正等待着拿了他拿了麵包子回去吃的時候。

一個黑團在他眼前掠過，他隨即覺得喉嚨口打了個噎，如同有一種東西塞住了咽喉似的，便一陣心痛，他哭了。

熱的淚水，一出眼眶便冷，留在腮上當風吹過的時候，便覺得辣颼颼的疼痛，腮也像要爆裂

似的，不得不從衣袖裏抽出一隻手來，揩拭一回。到那隻手重又伸入袖口的時候，已經帶着幾顆雪花。雪得着暖氣便溶化，使他本來溫溫的有些微暖氣的另一隻手也被牽入冷的感覺中去。

這時候，洋房裏發出一陣淒哀的梵啞鈴聲音，在風聲暫時停止的時候，那聲音很清楚地傳進他的耳鼓裏面，

這聲音，節奏地高低着。高的時候，如同受傷者的呼聲，痛哭；低時像小動物咽喉被扼着的呻吟，喘氣；無時不打動人的心弦！聽着，聽着，他像受着同情者的撫慰，他疲倦地闔攏眼，他覺得自己像慢慢地飄浮着離開他所惡恨了的世界，一切，一切，他都忘懷了；他所感覺到的，是心靈的陶醉，精神的麻木。在渺茫中，他如同已是幸神的寵兒。

那高樓上的音樂聲忽然停住了，他從飄渺的

世界裏歸來重又恢復了他原來的知覺。他覺着兩腮上冰冷的厲害，伸手一摸，揩去了滿腮淚痕。他忽然伸了個腰，這一來如同狗搖着頭似的，把滿身的積雪抖去了大一半。他挺了挺身子，振了振精神，在雪花的飄蕩中站了起來；立刻，他感到除混身冰冷之外，更覺得膝蓋一部分的帶着麻癢的酸痛，兩脚更麻木得失去了知覺，他重又半跌半坐地倒在車的踏腳板上他用空拳輕輕地敲着膝蓋，使酸痛的感覺漸漸消失；他更把草鞋慢慢地脫下來。於是，兩隻灰白色而滿染着雪和水的脚，完全赤裸着了。從慘淡的街燈的亮光中，他見兩脚上不斷地有水蒸氣向上騰着。他像一個慈母撫摩她的愛女的頭似的輕輕地用手撫着脚背，脚指頭，脚心。但是脚上一點兒沒有感覺，而兩手心就覺得像握着冰一般的，冷入心坎，他拚命地把脚心和脚背亂搓着，而後，慢慢的，兩脚恢

復了知覺了。

他把草鞋重又套上腳的時候，那腳心的感覺好像這時候特別靈銳的即刻把腳一縮。他看看鞋肚裏，已經薄薄的積了一層雪。他把兩隻草鞋翻轉身來，在車杠上亂拍了一回，裏面的雪差不多都脫離了鞋肚的時候，他更用力把草鞋拗絞一陣，使擠出一些水分，他才咬緊着不住打戰着的牙關，把草鞋拚命套上了腳。

如同上前綫的勇士般的，他鼓足了勇氣，立了起來。他的視線從那座洋房的高牆一直向上移動着，最後見露出在高牆上面的三層樓的玻璃窗裏面綠色的厚絨窗幃的空豁中，現着一對男女的頭。這兩個頭緊緊地密貼在一起。他發呆地癡望着，直至那二頭慢慢的一直向下沒下去，被窗下面的木板遮掩了。他為他們理想着即將開始的好夢。

一個遠從原始人類遺傳下來的意識，這時候



他的腦海裏起伏着，像大海中的激浪，兇猛地洶涌着；他被另一種苦悶包圍着；他想到自己已經二十四歲了。

一顆雪花飄蕩着落在他的脖子上，一個出於意外的冷的襲擊，把他從沉思中提出。

以前他雖睜着眼，但他所看見的範圍很狹。此刻他抬起頭來向四週望了一回。他的老娘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動着，慢吞吞地，他拖着車，車推着他，向着熱鬧的街道上走去。可是往日這時候正熱鬧的街道，此刻正冷靜得可憐。幾家大一點的商店，都已拉上了鐵柵，裏面靜得像死的一般。所開着的幾家多是想在未來的主顧身上生產今天一天的房錢或是存着更大一點的希望的小規模商店，路人更稀少得可憐，真是在暖天時候所意想不到的。這些像晨星那樣稀少的路人，又是目不閒顧的用手把大衣領頭或是圍巾緊緊

地裹住着頭頸和耳朵，各人頂着一個紅鼻頭走着路，很少也有坐着黃包車的，多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臉孔。簡或有一二部汽車駛過，那馬路上的積雪便像白浪似的在車頭前翻起。馬路上除了呼呼的風聲，以及簡或有的嗚嗚的汽車聲外，一切都在沉靜中。

他慢慢地走着，碰着有立停在路邊像遺失了方向的人，他便抱着萬分的希望去兜攔，可是他們都給他一個不睬，他終於沒生氣地走過去了。這樣經過了半點多點，他的兩腳早又麻木了，他的上下牙不由他作主的劇烈的相碰着，從他喉間發出「嘔，喉，」的顫抖的聲音，他戰兢兢着立停在家小銀樓的門前。

抖索着蹣跚在車的腳踏板上，眼看一輛汽車很威武的馳過，遠看去像一幅銀網上一隻黑梭子流動着。

『他媽的皮！一天沒得生意！』

他這樣的輕輕詛咒了。

但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詛咒呢？更不知道被詛咒的是誰？不過這也是他很老的經驗，好像失意的時候，就必須要這樣詛咒，而後覺得舒服一點。這種舒服，像同人家發生了口角，你罵他「豬糞！媽持個皮！」他不敢來罵過你一樣。

他於是像出了口怨氣似的，把頭輕輕的一搖，把兩手放到口邊，呵了幾口氣，就把牠們放入袖裏。在短促的一轉瞬，他是克服了全世界，他是萬王之王了。

這家小銀樓這時候雖然這沒有完全停息，但已經外面的鐵柵拉攏着。從那鐵柵的方格中看進去，可看見裏面玻璃櫥裏的銀彌陀，銀花瓶，銀壺茶……一切銀質的東西。這些東西受着強力的

電燈光照着，格外覺得亮光煥發的有趣。

他想想如其拉黃包車的人有了這些東西，在這種雪天就可在家裏頭烤着火，喝喝老酒、豈不就變了個面團團的富人？他的一向解決不下的疑問，這時候又自己問着：活的人，被死的東西支配着一切命運；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正在這時候，裏面走出一個五六十歲光景的長鬚的老頭兒，一個學徒模樣的少年在前面走着，替開了鎖着的鐵柵，露開了一個人出入地位，那老頭就走了出來。

他(那個窮苦的黃包車夫)在不知不覺中，他的眼力全神貫注着那老頭兒手指上的兩隻又粗又黃的金戒指；一邊，他站了起來。

『橫溝路，新祥里！拉快！』

老頭兒坐上了黃包車，一面說。

他看看那個開鐵柵的少年，這時已經重把鐵

柵拉攏，而且鎖上了，走進裏面。他拔動那好像已經和他脫離關係了的麻木的兩腳，一直向着橫溝路的方向，一半拖着車，一半車推着他，如飛的奔跑着。

這裏離開橫溝路很遠，大約至少也有五里，一路上，所有的街市都像瞌睡着。雪花依然飄落着，風吹得更厲害，迎面吹來一陣，令人透不過氣來。全世界似乎被風佔領着了，天空中只有呼呼的聲響，電桿木有些在搖晃着。中國巡捕靠在店家門前的走廊下縮着脖子發抖，外國巡捕在雪堆裏豎着紅鼻頭走着。

一個意識攔住了他的腦神經的中樞，他對於旁的一切好像都不暇顧及；可是他一邊却留意着不讓走差了方向。他盡量注意着路旁黝黑的小街。每過這種所在的時候，總有一股熱氣從他胸上湧起；但一面却有一個黑團在他眼前幌搖；他的

鼻氣被一種恐怖的顧慮所壓制着，心頭不住地亂跳着。

這時候，他知道又將過來一條黑街了！

這黑街呀！又狹又長！兩旁的房屋，都是紗廠的堆棧，每當夜裏的時候，這些房屋都封鎖着，不要說人，裏面連一個肉老虫也沒有！街盡頭處，便是一片荒場……更沒有人，沒有巡捕；尤其是這樣的黑夜裏，大家——連巡捕房也在內！都忘記了這個鬼界那樣的地方。

可是他却注意到這個地方了。車近這小街的時候，他把所有的勇氣全數提起來了，血在管裏激流着，像要脹破血管似的，他忘掉了冷，忘掉了一切，只有一個殘忍的意識在他心頭上爬動；他咬緊了牙關，不顧一切的拉着車向裏面奔進。

「不對！……喂！不是這樣子走的！」那老頭兒驚慌地喊。

「這裡走近得多呢！先生！」

一面這樣答應着，一面向裏跑着。每跑進一步，他的心頭就越跳得厲害。這時候他非特忘了冷，更且覺得內心的炙熱。那不久即將開始的慘劇的恐怖，使他頭腦覺得昏昏的……

× × × × ×

× × + × ×

在某某里，一幢石庫門裏面，一間統廂房裏，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的亮光，把室裏的一切照得很清明。室的中央，放着一張四方桌，桌上有熱水瓶，茶壺，茶杯，藥碗，生梨等東西，桌前放着一隻矮櫈，上面放着一個風爐和藥罐頭，正煎着藥。室的兩邊，靠着牆壁，面對面放着兩張床，一張大的，另一張比較大一張一小那張點的床上，躺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床前坐着她的唯一的兒子——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

那老婦雖然躺着，但她頭和背的底下，壁皮繫着三個枕頭，一條棉被，高高的，看去像坐着的一樣。她下半身埋在被窩裏，上半身穿着皮襖，露出在外面。她把瘦得如骨柴似的雙手，輕輕地撫摩着那大紅色的柔滑的縐紗被面；她的滿佈着縐紋的消瘦的灰白色的臉上，淡淡的泛出一層滿足而又帶着奇怪的笑容；最後她把深陷在眼眶裏的乏力的眸子，轉向她的唯一的孝順的兒子。

『毛兒呀，現在我是在夢裏嗎？』她微微地笑着，露出滿面的慈愛，問。

他似乎是正沉思着，這時候立刻擺脫了一切思念，很溫存地說：

『不，媽媽，你現在是醒着，像我一樣。媽媽，你摸摸我的手看，不是很暖的嗎？』說着，把雙手讓她撫摩着。



『但是，你娘是命裏注定該窮的呀！離開了窮，我就害病了。』她說，帶些嘆息的神氣，

『那是天氣的關係，媽媽，天暖了，你的病就好了。』他這樣的安慰着他的母親。

母親感傷的慢慢閉上了眼，室裏輕輕的蒙上了一層憂鬱的薄霧。但不久就恢復了一分鐘前的情景。

『我的好毛兒呀！你老實地告訴我吧，你到底從那里得來了這麼許多錢？』母親和悅地望住了他，輕輕地問。

『媽呀！我不騙你，我實在爲那天拉車，遇到一個外國主顧，他忘記了一隻很大很厚的皮包，在我車上；我追上去還給他（但我不知道裏面都是錢鈔），他把一半錢給我，說因爲我太誠實了；我抵死不肯收受，他也不肯全數收回我沒有法子，只得受了……』他說着，自己有些不相信

起來。

『呵！這個外國人真好呀！他是我們的恩人呢！』

『是的，媽媽！』

『沒飯吃的時候，向中國人討一個銅子都要受他們的白眼呢！』

『是的，媽媽！』

『這個恩人我們不能忘記他呀！你可曉得他的姓名和住的地方嗎？』

『是的，媽媽！』

她不覺呆了一晌，她輕輕地拍了一下被她撫摩着的兒子的手。

『毛兒呀！你又想起了什麼呢？』

他像夢中驚醒的一般，忙着堆着笑容說：

『我不在想什麼呀！媽！』

『那麼你爲什麼不好好的回答媽呢？』她像逗

着小孩子般的笑着說，『我記得我的小阿毛在八九歲的時候，常常因為沒有好吃的東西，像同我鬧氣似的不睬我的；但自從變成了大阿毛以後，就好久沒有這種脾氣了。難道你又變做小阿毛了嗎？』

他裝着小孩子般的神氣，嘻笑着說：

『不是的，媽呀！以後我永遠是大阿毛了或者變個老阿毛，決不再會變小阿毛的……』

她不讓他說完，便接口說：

『我不希望你是個老阿毛！我希望你永遠是個小阿毛，或者大阿毛！只不要是老阿毛！你看我老了，我處處像個木人似的，動不來……』她又感傷起來了。

『這是打不破的，一定的道理，媽媽，這個你不要想吧！只要你身子好，散散心，吃點補品，你就像我們青年人一樣了。媽呀！你看有錢人

家的老太太，八十多歲，還是很壯健的呀！現在我們是有錢了，媽，不必憂心！』

沒有回答，母親憂鬱的臉上，顯出一縷微微的笑來。

『媽呀！我剛才正想着：讓媽媽的病明天好了，我就陪媽去看大戲呢！』他說，格外裝着嬌慧的笑容。

真的，母親是被孩子氣感動了

『哈哈！毛兒真還是個小孩子呢！什麼讓我的病明天好了，病好不好你可以作主的嗎？即使我病好了，我也不想看什麼大戲。真的，看一次大戲總要幾毛錢；而且我還記得你還只三四歲的時候，我同你爸爸，你，還有你的一個哥哥，兩個姊姊，去看過一次；戲臺上鑼鼓聲怪討厭的，我簡直聽得頭痛；看見的不過紅臉子同黑臉子相打；後來你爸爸把劇情告訴我，我也不十分懂得

。……』說着，她忽然停頓住了，現出一種悲傷的神氣，吸了口氣，而後繼續的說：『現在，你的爸爸，哥哥，姊姊，他們都已死了；剩下的只有我同你兩個！他們的歲數都是被我一個子活去的，你看我一個乾老太婆，活了六十六歲還不死！』她的眼眶的四週隱約地露着亮晶晶的水分，又停頓了一回，好像自語的說：『如其我能夠再多活幾年的話，我什麼也不想，我只想清清靜靜地唸唸佛——你的爸爸和哥哥，姊姊，他們死了已經好幾年了，還沒有像樣的唸過一次經呢！』她說完，閉攏了眼，像有沉思的模樣。

他的經驗使他知道這時候母親正悲傷着，在這種時候，母親是很頑固的，她不受他的任何勸慰，如其他偶而勸慰她，便使她增加一種不可名狀的怨恨。所以，他也跟着靜了下來。

父親，哥哥，姊姊，他們四個人的影子，短

促地在他腦海裏映過；接着便是一個長鬚老頭兒躺在雪堆裏呻吟着悲慘的神氣，深深的嵌入他的腦窩。

他趁着母親閉着眼的機會，拚命的搖了搖頭。他想把這個恐怖的影像毀滅，但那一夜慘劇情景，却不住的像電影般的在他眼前搬演。他望着那閉着眼靜靜地躺着的老母，忽然她變了個長鬚頭兒。

他驚懼着，閉了眼，勉強地裝做鎮靜着，以爲這樣可把一切恐怖的幻象忘却，但他不由主地清晰地迴憶到他是怎樣把那老頭兒拉到街稍稍的一片滿地蓋着厚雪的荒場上；當老頭兒第一次顫抖着喊救命的時候，他怎樣用足了所有的力氣，把車子向後一翻；那老頭兒跌得昏昏的時候，發出怎樣悽慘的聲音；及至他拾了一塊厚磚向着老頭兒額上要打去的時候，那老頭兒怎樣哀泣着說

願意把袋裏所有的一千數百塊錢的鈔票，二個金戒指，一個金表，以及一切貴重的東西都獻給他，只求免一死；他是怎樣的被感動；怎樣又驚又喜的把老頭兒所說的東西，拿來放入自己袋裏；怎樣把老頭兒的束腰帶解下來，替他『兩手及兩腳反縛着；怎樣又把自己的破棉襖扯下了一塊襟，塞入老頭兒的嘴裏……………

這時候，母親忽然長長地悲嘆了一聲，把他從沉思中驚醒。

『毛兒，恐怕藥快煎乾了呢，你看看。』母親這樣說。

『呵！真的，我忘記了呢！』

他說着，掀開了藥罐頭的蓋，一陣藥氣從罐頭裏升起；看看水已經剩得不多了，他便拿來倒在碗裏，把一根筷攔在碗口上，放在檯上，讓熱度冷一點。

『毛兒呀！你最好要做一點注意呢！』母親把橫溢着慈愛的眼望住了兒子，忽然這樣說。

『是的，媽媽，我也想過了。我想開家小麵店，賣包子，湯團，餛飩，麵！這不是很好的嗎，媽？！』他起勁地說。

『真的，那是好極了！我希望你不久就做起來！……』母親快活得話也說不成了。

『我隔幾天一定就開始做！我…看見窮苦的黄包車夫，我就除給他們吃！我相信他們一定的很誠實的！即使他們永遠沒有錢，那不還也可以！』他越說越起勁了。

『不錯，毛兒！這倒是樁好事呢！我們從有錢的人那里賺錢，賺來了週濟窮人！』

『那時候，媽呀！您可以坐在店堂裏，看看熱鬧，你是個老老板娘了呀』他快活得捏住了母親的手，幾乎發狂。



『…哈哈！』

母親出聲的笑了，兒子跟着也笑；病人忘記了自己是病着，伴病人的也忘記了自己的對象是病人。屋子裏一片歡樂聲。

但只不多時，母親忽然像想着了什麼似的，斂住了笑容，對兒子呆望了一晌，而後傷感地說：

『毛兒呀！我老了！你的年紀一年大似一年這一頭事還沒有幹過，我總放不下心呀！』

『…媽呀！這個你不必費心……只要我自己不想着這種事就是了……』他雖然這樣回答着母親；但心頭却因此怦的一跳，一個新來的意識，這時候攪住了他的全思想。

屋子裏的空氣頓時變得嚴肅起來。

因為母子倆是靜默着，所以一點很輕的聲音他們都辨得出來。他們先聽見下面起了一陣敲門

聲，接着是開門的聲音，好像進來了二三個人，同二房東娘娘談話着；隔了一回，就聽見二房東娘娘高聲的喊：

『！樓上新搬來的周先生，是不是叫小毛子？，』

他覺得一層恐怖向他內心襲來，想答應下去，又覺得不對；不答應，又不對。正在躊躇的時候，母親把好奇的眼光望住他，說：

『毛兒！怎麼不下去看看？或者你的朋友來了呢！』

但他很知道，他把他的家從北區一個破草棚遷到這里，這件事除他自己與母親之外，一個朋友也不知道。然而，怎樣呢？不下去總也不是好策；下去了也許就自投網裏去了……

『毛兒！怎麼呆呆的？』母親更奇怪的問了。

『是的，媽，我下去了……』他說，立起身來

，向門外走去；但剛走到門口，他覺得一陣心痛，他是看出了他前途的凶光了，他回轉頭來，他想再握一握母親的骨柴似的手。

『怎麼？毛兒！你身子不好吧？』母親見他在門口回轉頭來立停了像很可憐的樣子，不禁驚疑的問。

『不，媽媽。』他發現了檯上一碗藥，『媽吓！我想藥已經涼了，要不要我現在就給你吃了吧？！』他說着，重又走回來。

『好的，毛兒。我看你身子一定感到不適意了？』

『我很好着，媽媽。』他拿了藥碗，授給母親。他把炙熱的充滿着愛的眼望着母親，他幾乎要哭了？但竭力矜持着。

樓下二房東娘娘的聲音又嚮了：

『喂！樓上周先生在家嗎？』

母親剛吃完了藥。

『毛兒！下去呀！人家等了好久時候了！』

『是！媽媽！』說着，自己聽出聲音已經變了，眼眶裏覺着一陣熱，他即刻把頭背轉，兩顆淚珠就背着母親落下來。

『媽吓！我去了！』他嚥了幾口涎沫，這樣說他想回頭來望望母親；但是他不敢，禁不住又流了幾點淚，走了。

沉靜立刻佔領了全室。

母親覺得一個悲痛和一個喜慰跑進了她的心窩：看見兒子實然的，變了常態，疑心他是有疾病的危險，所以她悲痛；她喜慰的是：她有個孝順她的兒子，「有錢難買兒子孝」，她是向來把這句話奉為天經地義的，在以前，有時候當晚餐的時候，而午飯還沒有下肚，她時常想到她有個孝順的兒子，而以此卑視一般富有之家的老太太，

且也因此而忘記肚子的空饑。

這時候她聽見兒子在下面和二房東娘娘談話着。想必是兒子先問了二房東娘娘，而後二房東娘娘的聲音說：

『一共二位，都是大胖子，頭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好像裏面的衣服也是黑的。我聽見你下樓的聲音，就對他們說：下來了，叫他們等一等，但他們都像不耐再等的，就出去了。他們說請周先生出去，他們等在外面。』

不聽見兒子說什麼。隔了大約半分鐘模樣，就起了開牆門的聲音；這聲音很慢，很長，好像那牆門是被輕輕的。慢慢的開開來的。但關的時候，却似乎被用力關上的，發出「碰」的一聲。以後就靜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她想兒子一定跟朋友到外面去了。「頭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這兩句話特別在她耳邊重又

隱約的響着；她想：兒子有了錢，自會有這種高貴的朋友來拜望他，以前像這種高貴的人，都是她兒子的主顧，坐他的車，給他錢，在這一霎時的聯絡間，絕不會發生什麼交情，而打架和咒罵倒是有發生可能的事。但，現在兒子到底是有錢了，這些高貴的人，終究成為兒子的朋友了；在這種地方，最笨的人也會明白金錢是萬能的！

這樣過了近乎二個鐘點，兒子還沒有回來；她是感到寂寞了。她不願她的兒子給她一分鐘或一秒鐘的分離，在如今有了錢的時候。一個稚氣而又恐怖的意識跳入她的腦海，她疑懼兒子在路上遇到不測——像被汽車或電車撞倒的事；但不久她對這個疑懼覺得可笑，她的兒子還會碰到這類的事嗎？他拉過八九年的黃包車，有着很老的經驗——她很驕傲地心裏說：不是誇口，在這種地方，小毛子真是老門檻呢！

想到小毛子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做老闆了，自己便是老老闆娘娘；她心頭就柔和地跳躍起來。一個思想的轉移，她忽然又想着了小毛子的渺茫的親事問題，一個很長的時間，給她在憂愁中過去；最後她想想本來這種事不能匆匆地進行，好在小毛子自己說他「不想着」，這再是好沒有了，將來有機會，慢慢的娶一個賢慧的姑娘，不難就把這心事放下。

她閉攏了眼，竭力把意識放進理想中去，她恍惚見個美麗又賢慧的媳婦，捧着茶碗溫存地授給她；更見小毛子抱着個又白又胖的小孩子對着她笑。……她禁不住。哈的笑了出來，

樓下客堂裏的鐘清朗的打了三下，把她從一切都是理想的歡樂中驚醒。

還不見兒子的歸來，她由寂寞而憂愁起來。有時他想到：如果有人奪去了他的兒子，那就無

異剝去了他的心頭！但一轉瞬的過去，她就覺得不過是這決不會成爲事實的過慮罷了。無論如何，她總相信他兒子不久就快回來了；雖然這不久屢次在空虛的期待中過去。

可是夜完了，跟着夜的遁去，曙光克復了整個的世界，從窗外透入黎明的魚肚白色；這時候街裏起了軋軋的糞車聲音，把休息了一夜的人們叫醒。

這不見兒子的歸來，驚奇，疑懼支配着她的全思想，而疲乏又竭力地將她沈淪着；夜來的失眠，終於把她引入她的夢境裏去了。

× × × × ×

× × × × ×

這件事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有我；我更打聽得後來小毛子被判決了十五年徒刑，他的母親就



在他開始過第二年獄中生活的五月裏死掉了。

但是母親直到臨死的時候，還輕輕地叫着：

『毛兒！』

她一點不知道她的毛兒有着這一番遭遇